金文詁林補八

周法高學

入

a 入 人 三簋〈1377〉

b 入 〈2452〉𬱃

入 中山王礨壺〈2286〉

入 一 戴簋〈2351〉

赤塚忠曰：入與入之者當加以區別者也。比較短而作入者人也。長而作入者為尸之象，因音通而解作長人，即夷者也。故陳夢家氏（綜述二八五頁三〇一頁）以為人方與夷方不同，然前述之小臣艅犧尊銘作入，該器之夷方與本銘之人方當是指同一族也，則是在殷末夷與人二字互用不別。（殷金文考釋第四入員小子𩰬卣（23）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人臣，指子之。」（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七頁中山王響壺

及鼎銘考釋）壺銘「賈曰為人臣而徦（反）臣其宗」〈又286〉

〈又5〉「今余令女（汝）啻官嗣（司）邑人」〈又5〉「成秦人」〈又5〉「降人」「

〈又5〉「匽人」〈又18〉「嗣（司）五邑佃人事」〈又32〉「大人者工頟」〈又45〉「

隹（惟）啻萬屋衆晉人」〈又46〉「王益叔循臣嬗十人」〈又52〉「女官嗣（司）

邑人師氏」〈又151〉「今命女（汝）官嗣（司）歆（飲）獻人于冕」〈又197〉「周人

嗣（司）工眉致史師氏」〈又197〉「邑人全父」〈又197〉「竿人師同付永华田

」〈又200〉「乎（呼）其萬人永用」〈又228〉「用追孝孝侃前文人」〈又228〉「前文

人其嚴才（在）上」〈又286〉「下不忍順於人旃（施）也寡人非之

」〈又286〉「為人臣而徦（反）臣其宗」〈又286〉「旃（施）於諱辭〈又286〉「醬禮敬則賢人

至」「㦽志深則賢人親」〈又287〉「須寡人聞之」〈又287〉

「蒦與其汋溺於人施也」〈又287〉「長為人宗」〈又287〉「須寡人學

幼踵(鍾)」〈Q287〉「以(以)猪左右須(寡)人。」〈Q287〉「以譆(謀)道(導)須(寡)人。」

〈Q287〉「須寡人。瞻(聞)之」〈Q287〉「氏是以須寡人。臣賞(償)之邦而去

之遊」〈Q287〉「須寡人。懼其忽然不可見(得)」〈Q287〉「氏是以須寡人」

許之」〈Q287〉「智(知)為人。臣之宜義施也」〈Q287〉」「後(後)人。其庸用之

人。」〈Q287〉「吳人。并(事)越」〈Q287〉「雩越人。斂(修)敦(數)備(怎)」〈Q287〉「戒(仇)

人。才(在)彷(旁)」〈Q289〉「夫人。堂方百五十七尺」〈Q290〉「其各(格)前文

人。」〈Q292〉「女(汝)期(其)其用鄉(饗)乃群報侯逆寫出事使人。」〈Q298〉「事

余一人。」〈Q299〉「用喜侃前人。」〈Q300〉「嗣(司)琱宮人。」〈Q297〉「敢乍(作)文

人。大寶協龢鐘」〈Q333〉「用邵各喜侃樂前文人。」〈Q336〉「矩白(伯)

庶人。取瑾章(璋)于裘衛」〈Q336〉「嗣(司)工(空)邑人服」〈Q337〉「嗣(司)

土(徒)邑人。趙」〈Q337〉「嗣(司)馬頭人邦」〈Q337〉「井(邢)人。偈(屖)」〈Q337〉「

荆人。敢」〈Q340〉」「旅邑人。善(膳)夫」〈Q341〉」「斧持戈孚俘人。百又有

十叉帝三回合

（又500）「用兵五十人以上」

2203 (8-1059)

大保簋 (4333)

保卣 (4751)

王孫誥鐘

中山王譽鼎 (2287)

也白川靜曰陳氏既將本器定為武王期故以為保與令彝中所見之周公子明保為不同之人乃武王期之人名曰

作器者明保成王時代周公子明保亦稱明公明公尹見令方彝與此器之保恐無關係明保明公明公尹是周公子令邑於明者保尹是其官名而很少自稱官名而附私名的

依此說則令彝中所見之明保為明邑之領主其官則為保者也又本器之保為私名故以為兩者為不同之人也然保若為官名則亦可單稱為保也僅以此作為明保與保為不同之人之論證並不充分

黃盛璋之釋則將保解作大保召公奭以及殷東國五侯為與

大保殷周公殷旅鼎等銘中所見之征伐東國之役有關者也

曰

从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一句中不難看出保之地位與王

負責任之重此人無疑是成王東征時一主帥地位仿佛周

公文獻誠有殘缺全文之所有者很多不見于史但武王第

一次克殷與成王第二次滅殷與東征是周初最重要兩件

大事為周人所常稱引其有關之主要人物史皆有載不應

于此重要人物獨缺根據文獻成王初年東征主帥第一為

周公但周公名旦其官職是師非保與此銘不合其次有伯

禽伯禽亦名明保與本銘之保字合明公殷并記王令明公

（即伯禽）遣三族伐東國與本銘之殷東國地望亦合因此有

人即主張此銘之保就是周公之子的明保并釋征兄六品

即降祝六品而伯禽曾為周之太祝按此說實無立足之餘地於銘亦未能通讀銘文明云周作文父癸宗寶障彝所作既為其父廟之祭器是其父已死且周公子孫作祭器者皆稱為周公不名癸宗即此可決知此人絕非周公之後代除周魯二公外可能之人不外兩個一是太公別一是召公據上文（左傳僖四年文文略）召康公因明令太公征伐五侯九伯但太公名望不明保並未任保職且器出於河南不在山東即決知非太公器

我們以為作器之保實為召保奭此銘之保應為官職而非人名周人稱召公其前常加保字如保奭召太保保召公或直稱太保金文中亦有太保公太保皇天尹太保等稱謂此皆他人之稱召公者而召公本人亦自稱為太保太保方鼎

之太保即其明證蓋召公為保之官最久武王伐殷時他就是保……根據當時形勢與所負責任之考察此保亦非保

奭莫屬

黃氏舉出史記周本紀中召公為保从于踐奄之役之事自序記召公寧東土之事及逸周書作雒解中伐三監及殷東諸國之事實以為器銘所言乃太保戡定東國之事也

在文獻上召公確被稱為保如書序史記有召公為保呂覽誠廉有保召公等是也然金文中召公在大保毀銘稱作大保旅鼎中稱作公大保作冊大方鼎中稱皇天尹大保而無單稱作保之例召公說在此點有疑問且屬於其宗之遺鼎富鼎大保宗室鼎等銘中亦皆稱作大保大保乃其家族之自稱之稱號也此器之作器者為自保受蔑曆之人物故在記念其寵榮之

器中不應將賜賞者大保簡稱作保也
且又若此器為召公之作器則據以梁山七器為首召公大保
關係之諸器亦可知召公之文稱為召伯父辛此器銘曰作癸
宗之之寶彝與其文考之名不一致从而以此器為保召公之
郭氏亦以銘文之保比定為召公奭在此點上與黃氏同說然
作器亦屬困難
否定以保為作器者之說以為此器中作器者不顯示其名也
銘文中作器者不記其名之說誠屬奇異之說然郭氏舉出趙
孟庎壺之銘以為其例其文曰
遇邘王于黃池為趙孟庎邘王之賜金以為祠器（器通考下 六四三銘）
（通考上 六二）
庎介也郭氏以此器為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晉吳

會于黃池之時晉趙鞅之介者所作之器且以為乃作器者不自記其名而舉出之然郭說於銘文之釋讀亦尚有若干疑問又姑从其說則器為春秋最末一年之器不能以此律周初之器銘也周初之器並無其例也（金文通釋第四輯一七六～一七九頁一六保卣林潔明譯）

馮蒸曰太保氏的器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獻鼎外尚有□冊鼎其銘文為□冊乍寶障彝太保（三代吉金文存3/10）還有一件甚銘文為太保□作宗室寶障彝（三代6/42）再有就是害鼎其銘文較長隹九月既生霸辛酉才匽侯易害貝金馭侯休用作寶伯父辛寶障彝害萬年子子孫孫寶光用太保（商周金文錄遺九四）這個害應該是召公的孫子一輩因為他的父親已經只是召伯

而不是召公．但是在銘尾卻明明有太傅兩字．說明凡在銘前或銘後記有太保兩字的是標明他是屬于太保氏的不可能有其他解釋．

傳世的銅器中還有一些與太保有關的彝器也值得注意．如棡簋太傅易氒臣棡金用乍父丁隮彝 器殘藏故宮博物院 三代6/45 其他這裏不多列舉．

關于西周銅器銘文中太傅的稱呼．還有下列幾種情況值得注意．如(1)今太傅．御正爵 即所謂太傅爵 說．今太傅于卲正口貝．(2)公太傅．旅鼎說．隹公太傅來伐反夷年．(3)天尹太傅．乍册大鼎說大揚皇天尹太傅宣．等這幾種稱呼的太傅與前論之太傅是否為一事．還難以判斷．至于三代吉金文存8/40著錄的太保簋其銘文為王伐彔子聖．𢿢氒反．王降征命于太保．太保克芍亡

遣王永太保易休余土用茲彝對令。此器中太保之保字不从王。唐蘭先生以為是成王時代的銅器。這個太保顯然就是召公奭本人了」(文物一九七七年大期五三頁關于西周初期太保氏的一件青銅兵器)

李學勤曰「保受兩字連文同義。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一兩句似異而實同例：書召誥「保受王威命明德」(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允保受天子䌛(令)」(又309)

戴家祥曰「書召誥「保受王威命明德」禮記內則「保受乃負之」保，安也，受，承也，禮記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二頁墻盤銘文通釋「保受天子綰(命)」(又309)

<X54>「口下保△臧」<X56>「子子孫孫永保△用之」<X257>「子子孫孫永保△用之」<X106>「永保△是从」<X212>「其萬年子=孫永保△用」

<X216>「羕保△其身」<X216>「子=孫=羕保△用之」<X286>「其永保△保用亡彊疆」<X287>「子子孫孫永定保△之」<X288>「用黹令令保△我家」<X291>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X297>「子子孫孫永保△用享」<X298>「用保△王身」<X299>「臣保△天子」<X303>「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X309>「上帝司嗣夏尢厇保△受授天子寵綰命」<X454>「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X454>「子子孫孫永保△用之」<X455>「太保△」<X472>「匽侯命董饙太保△于宗周」<X492>「太保△賞董貝」<X496>「姞氏令董事保△卑厥家」<X546>「則萬年保△我萬宗」

1062 𠈇

〈又151〉「山捧拜䭫䭫首受冊佩，目以出」

〈又320〉「易佩」

〈又329〉「易佩」

善夫山鼎 〈又151〉

[a]

縣妀簋 仜 (4364)

[a]白川靜曰[句] 巩从來釋為左任等餘論曰

任舊釋左詢審似是从人从壬即任字也任與男聲近字通

大戴禮記本命篇云男者任也漢書王莽傳載莽放周五等

爵亦以男為任此蓋以壬為男子之美稱

則若依孫釋此句為乃之任之縣氏从而全句之意為縣妀疑

伯辟父之女而嫁為縣伯之妻故伯辟父命以往乃任縣伯室

也然此與上文之休于縣妀之句文意不接大系以字為仜有

祐助之義也曰

疑是仜字廣雅釋詁仜有也王念孫以仜為仁字之誤恐非

有縣伯室亦謂縣伯之內助也

肉助者蓋戒為夫人之意也」仜經籍無所見說文八上有大腹也之訓耳有也大腹也之訓不能通解文意也金文中从工者有左邛巩諸字其中之巩與字之構造相近巩見于後期金文如毛公鼎銘有不巩先王配命永巩先王等語若以仜為巩之異文則巩縣伯室者則為縣改嫁于縣伯之時伯辟父祝福之而戒之之辭也女嫁時之戒辭如孟子滕文公下有大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乃母之行者也然在此器中則為伯辟父於賜與時而與之之語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一七〇|一七一頁八

八縣改段林潔明譯<364>

倗 說文輔也从人朋声金文以为倗友之倗 𤔲 盂駒

經典通作朋貝之朋而字廢 吳中書 <2904> <2150>

白川靜曰倗下郭氏以為相當於尊銘之不段倗即堋堋下丕基者奠定威大基業之意也史樹青氏以王朋不其(無期)為一句然不字上明明有下字也譯釋以為楚辭招魂篇有人在下我欲輔之即此倗下之義不其也同不欺

然作為王之行為則不適當也

倗字蓋當解作如字倗友倗生之倗也倗謂同胞之語也克盨作師尹倗友婚遘𠔁伯段亦作倗友與百諸婚遘相連謂同族者也从西倗下者蓋與子孫為同義語也盠之尊彝之銘中有不段不其之語郭氏以為與倗下不其為同義語然此處與謂

男女無期相同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二九－三三○頁一○二盠駒尊林潔明譯)〈2150〉

盧連成羅英杰曰「中倗父、望毁作宰倗父、宰、官名，疑為太宰倗父、望毁郭定恭王三年器，此器有可能在懿王十三年。楚與倗父同時代人，因之楚毁時代應在西周中期懿孝之際，楚毁器蓋飾有回首長尾鳳鳥紋，也正是這一時期的代表紋飾」(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一三二頁，陝西武功縣出土楚毁諸器)

「倗丂下義，妣寶陣彝」〈2546〉「盠曰王倗。下不其（丕基）」〈2617〉「倗。〈5387〉止繼緣」

儀

仲儀簋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一三頁儀字下收仲儀簋，今據補此器銘見三代吉金文存七·五〇·二、小校八·三一、據古二之二六二、陶齋二·五三代此字清晰，據古摹本為字形表所本，吉金文錄卷三頁三一仲幾父㪟「仲幾父史幾使于諸侯諸監，用厥賓作丁寶㪟」並云「賓者諸侯所餽金之稱，諸監，稱丁，存周初器也」說文卷八上人部「儀，精謹也，从人，幾聲，明堂月令，數將儀終」巨衣切，據張光直等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此器編號20406屬第七期西周中後期，文錄說非是。」

備 [illegible]庚壺〈2835〉

中山王譽鼎〈2287〉

戜簋〈2351〉

張政烺曰：《廣雅·釋詁》「備，具也。」（《古文字研究》第一二〇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雩（越）人𢽾（修）斆（教）備信」〈2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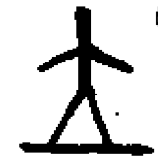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七頁𤰈字下收戜簋，今改隸此處。

〈2241〉「備于大左」

〈2287〉「雩（越）人𢽾（修）斆（教）備信」

〈2351〉「備箙矢」

a



位 不从人

頌鼎 立字重見 <0671>



或从立胃聲

中山王嚳壺 <9286>

張政烺曰：「謂，从立胃聲，字書不見，當是位之異體。金文以立為位。立字出現早，含義多，讀音歧異，不免混淆，故以胃為聲符加于立字之旁，遂產生此从立胃聲之形聲字。」（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述遂定君臣之謂位」）<9286>

趙誠曰：「謂，从立胃聲，借為位。甲骨、金文以立為位。本銘有立有謂可見立與位已開始分化，不過還沒有定形於位，則謂當是由立發展成位的中間形態，即過渡形態。立有位者，从它的中間形態謂遺露了這一消息。」（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二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述遂定君臣之謂位」）<9286>

參卷十壹立字條。

〈又21〉「即位」〈又21〉「遷公入右師旋即位中廷」〈又2284〉「焚伯右衛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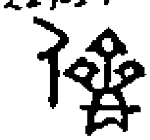
即位」〈2286〉「述遂定君臣之[illegible]位」

1074 



a

儕[illegible]盨 ‹2905›



師旋簋乙 ‹又22›

‹又22› 「儕女汝十五昜錫登鐙」

1074A 



傅　或从人甫聲

中山王譽鼎〈2287〉

張政烺曰：《禮記·曾子問》：「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鄭玄注：「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五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隹（惟）俌（傅）侮（姆）氏（是）從（從）」〈2287〉

〈2287〉「隹（惟）俌（傅）毋（姆）氏（是）从（從）」

a

側

側 与[illegible] 〈0668〉

郭鼎堂曰「『側新』殆是『鍘薪』，薪樵之類的賤役，因而師酉毀的『新』字亦即薪字之省。秦代尚有『鬼薪』乃刑餘之人可服賤役，蓋沿周制，而性質稍變。」〈文史論集第三五〇頁弭叔簋及訇簋考釋〉

「師笒側新」

〈又5〉「師笒側新」

(ancient forms) 散盤 〈2927〉 付

〈X197〉 永盂

〈X197〉「𢼸人師同付永氒田」

〈X337〉「邦君厲眔逮付裘衛田」

〈X338〉「二顏履付裘衛林𦥑里」

〈X496〉「因付氒且（祖）僕二家」

a 古匋〈2443〉 𢼸

b 牧師父簋

c 史牆盤〈2309〉

衛盉〈2316〉

加藤常賢曰𢼸 金文 古璽 篆文

字形首先必須說明者說文將此字收入人部然乃因篆文形譌以爲𢼸之下部爲人字而誤也故今本說文之解釋完全錯誤也

戴侗六書故曰

𢼸唐本在耑部𢼸見其耑也（卷八）

又徐鉉亦曰

疑从耑省耑物初生之題猶𢼸也

𢼸或从前者爲耑後者爲耑之省形要之皆爲耑字也故唐本

說文是也又徐鉉之說是也丁佛言亦曰
徐鉉疑為耑之省𣎆古耑字本作屮當云从耑之不省耑物
初生之題也其義為發端凡物之發端皆𢼸唯𢼸故妙訓𢼸
為妙最精切（說文古籀補補）
妙作秒細小之意也多數說文注家之言也故𢼸字之偏旁之
𡵂為丰為屮植物之芽稍出于地上也耑字下部之而即根之
小形也故𡵂字為微秒之意精微之意之微應作𢼸而此一𢼸
字為𡵂與攴之合字余以為乃从攴𡵂聲之形聲字也
字音無非切而耑多官切音類甚異或其更轉而為揣（初委切
字之聲符故其原音當為因細小之意也而成為無非切之音
字義字雖从攴為意符然書籍中从無用此正確之義者皆用
為說文所言之眇之意（漢字之起源八〇二一八〇三頁林潔

明譯

a 白川靜曰「黴其字見于牧師父毁（三代八·二六）陳氏以字必為說文十上之黴曰

說文黴中久雨青黑也从黑微省聲義為黑斑點音義都近于霉

故陳氏以為白馬。以下之句乃是形容白馬的黃栂斑「髮」（每黃髮黴乃白馬之說明句也據馬書則謂白馬者大抵朱髮赤鬣黴恐即指該一系統之顏色也（金文通釋第八輯四五二頁四三召尊林潔明譯〈2143〉

唐蘭曰「黴地，偽古文尚書孔安國傳說「在巴蜀」清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証卷十六因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築郿公羊和穀梁傳

本均作微，疑在今四川省眉山縣。王國維散氏盤考釋則推測為漢右扶風郿縣西南，由渭南跨據南山，其種族之一部早移于渭水之北，則即郿縣。蘭按：漢郿縣在今陝西郿縣東北，當在岐周境內，決與微國無關，就是渭水南山也不可能是微國，因庸蜀羌髳和盧彭濮七國約在今四川與湖北境內，微國如何能僕僕一水之隔呢，王說不可信。（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才在𢼸微霝壹處〈2309〉

戴家祥曰：洪家義徐中舒謂微為微子啟封地，按殷代社會，繼承制度先終弟及，子弟皆為未來儲君，殊無分封之必要。商亡之前，微子未聞有封國，唐蘭謂微為古部落，武王伐紂時曾率領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族的人，成王立政也曾有微和盧的

君長、微的地域未詳」。按宋時出土周媍氏鼎「叀作敉伯媍氏日鼎」(嘯堂集古彔上第十七頁)散盤有「敉武父」、「眉田戎敉父」之文，不知即其地否。微、眉二字古通，儀禮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為微。左傳莊公二十年築郿，公羊、穀梁並作築微。金文羌伯毀「王命益公征眉敖」，散盤「奉于眉道」，至今亦未考定眉之地域所在(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三頁墻盤銘文通釋

「在敉處」(X309)[四]

徐中舒曰[五]：甲敉即宋微子啟。此墻自敘其家世，不敢顯言其為殷商王室之後，蓋意存隱諱。但此甲敉之為微子啟，在此銘中實有充分之內証，可以無疑。殷人以日為名，微子名甲而稱甲微，實與殷先公上甲名微而稱上甲微同。其後代又有乙祖亞

祖辛乙公，仍沿殷人舊俗以日爲名，此其証一。「甲散霝處」，霝疊也，殷亡以後，微子立國于宋，必然是投降于周，得到周人的諒解，不曰投降而曰霝處，其委曲之情已可概見。「武王既𢦏殷」，𢦏同灾，傷也，不曰滅而曰𢦏，其不忍言滅之情，亦可概見，此其証二。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客不過是一種外交詞令，詩有客，相傳是箕子來朝之時，這個客不僅要來朝見周王，而且還要把他的兒子烈祖送到周朝來，作爲質子。「武王則令周公舍圖于周」，圖同宇，說文宇或从禹作寓，宇居也，這個烈祖就不是客了，他要長期居于周，作爲宋不叛周的保証，此其証三。《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四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甲散微霝處」(2309)

李學勤曰：「銘文記載史墻的高祖（遠祖）原居微國。按商周之際有兩個微國，一個是商朝畿內的封國，即微子啟所封；另一個是隨武王伐商的微人。史墻在盤銘中記述作為微國史官的他的烈祖在武王克商以後才來見武王，因此，這裡的微不會是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的微，而是子姓的微國，地在今山西潞城縣東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二。史墻家族是殷遺民，窖藏青銅器銘文有些地方保留著商人習俗的遺迹，如長時期沿用日名，也可作為旁証。（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七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2309〉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一五頁散字下收衛盉、墻盤古之字類編七六頁收墻盤，今據補。」

〈9309〉「才在𢼸微霝靈處」

〈9309〉「𢼸微史剌烈且祖迺乃來見武王」

「」〈9319〉「𢼸微白伯乍作𩰫鬲」

〈9322〉「𢼸微白伯𤼈乍簠」

〈9323〉「𢼸微𤼈

乍寶」

〈9324〉「𢼸微白伯𤼈乍作匕」

〈9331〉「𢼸史剌且迺來見武王

」

〈9336〉「𤔲司土徒𢼸微邑𤔲司馬單旃椃」



叡从又 采太缶〈2172〉



中山王譻壺〈2286〉



越王州句矛



利毁〈2308〉

張政烺曰：「𠭊，从又，乍聲，字書不見，讀為作。……《墨子·辭過》言『當今之主……必厚作斂於百姓』，作是勞役，斂是租稅，此言中則非厚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頁中山王譻壺及鼎銘考釋〉壺銘「𠭊（作）𢿋（斂）中則庶民附」〈2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乍與昔古音相近，醋酢古通，齰或作齚，皆其證。銘文𠭊當讀為籍，墨子辭過『苦于厚作斂于百姓』，亦借作為籍。」〈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八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6〉

周法高曰：「張氏引墨子解作斂，甚是，朱裘說非。」古文字類編一五頁作字下收越王州句矛銅器，見美國威廉氏生古代中國銅器七六頁圖八四

〈又7〉ㄱ用作父己尊彝ㄴ〈又9〉ㄱ白伯邦父作齋鬲ㄴ〈又10〉ㄱ弔叔匚

父作鼎ㄴ〈又11〉ㄱ中友父作寶毁簋ㄴ〈又12〉ㄱ中友父作鉈匜ㄴ〈又13〉ㄱ

ㄱ中友父作般盤ㄴ〈又14〉ㄱ友父作寶毁簋ㄴ〈又15〉ㄱ訇𠈇作寶匯ㄴ〈又16〉

仲伐父作姬尚母旅獻ㄴ〈又17〉ㄱ作寶獻ㄴ〈又18〉ㄱ用作大鑄鐘ㄴ

〈又19〉ㄱ中義作龢鐘ㄴ〈又21〉ㄱ用作朕文祖窞仲尊毁簋ㄴ〈又24〉ㄱ白沕

伯梁父作龔姞尊毁ㄴ〈又46〉ㄱ用作寶尊彝ㄴ〈又53〉ㄱ作無者俞寶鑄

東圍ㄴ〈又63〉ㄱ伯蔡父作女嫠寶毁ㄴ〈又72〉ㄱ䣄虢仲作旅毁ㄴ〈又81〉ㄱ白

作无用ㄴ〈又82〉ㄱ自作飤餘ㄴ〈又93〉ㄱ白喜父作洹饙毁ㄴ〈又95〉ㄱ自作

饙盆ㄴ〈又96〉ㄱ自作□匜ㄴ〈又98〉ㄱ干害王身作爪牙ㄴ〈又98〉ㄱ用作旅

須盨ㄴ〈又113〉ㄱ叔專父作鄭季寶鐘六金ㄴ〈又116〉ㄱ伯駟父作姬淪媵盤

ㄴ〈又117〉ㄱ射南自作甚簠ㄴ〈又118〉ㄱ胄自作饙簠ㄴ〈又133〉ㄱ孫白伯用作

鄭尊毁簋ㄴ〈又139〉ㄱ東仲□父作辟毁ㄴ〈又140〉ㄱ越王鳩淺自作用鐱

」<又144>「寶作△父癸隮彝」<又147>「白賓父作△寶簋」<又148>「口作△父寶
盄」<又149>「白考父作△寶盤」<又150>「琱生作△文考宄中(仲)隮鬴」<又158>
、「佳王十月既吉曾伯从寵自作△寶鼎用」<又159>「師湯父有司中
柟父作△寶簋」<又165>「敏鑿作△且乙尊彝」<又166>「長白作△寶尊簋」
<又167>「作△寶鼎」<又169>「對揚父休用作△寶尊彝」<又199>「佳黽口口
用吉金作△鬲」<又200>「竈乎作△寶簋」<又201>「曾中斿父自作△寶甫」
<又218>「史速作△寶方鼎」<又219>「史速作△寶隮彝」<又228>「处宗室肆
妥作△餘父犬鏄鐘」<又256>「作△簋」<又257>「考母作△簋」<又258>「考母作△
簋」<又259>「考母作△簋」<又260>「邑作△寶隮彝」<又261>「叔𠭯𡆥戈」<又263>
「㠯作△尊」<又265>「還伯作△寶彝隮」(底)<又267>「還伯作△寶彝隮
」(蓋)<又266>「濹白作△寶隮彝」<又268>「子𡐦作△母辛隮彝䜌」
<又269>「濹白作△寶彝隮」<又277>「黃季作△季嬴寶鼎」<又282>「𢦔作△

寶鼎子孫永用」〈又283〉「衛作文考□仲姜代盂鼎」〈又284〉「用作朕

文且考寶尊毁」〈又285〉「隹十月走□作文考寶毁」〈又214〉「姞□母

作□匜」〈又286〉「取作□毁中則庶民鼎 附」〈又292〉「作朕皇文考寶

尊」〈又304〉「用作朕皇祖雁侯大□鐘」〈又361〉「弗敏父作孟姒□媵

鼎其眉壽萬年永寶用」〈又392〉「□作父寶盂」〈又398〉「□自作□壺

」〈又399〉「東仲□父作□毁」〈又410〉「□作父戊尊彝文」〈又412〉「魯白

伯大父作季姬嬉 嬉 媵毁」〈又417〉「白吉父作毅尊毁」〈又453〉「攻吾

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又492〉「用作太子癸寶尊□」〈又497〉「歔作

寶彝」〈又514〉「唯甫白伯富自作匜」〈又515〉「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

寶鼎」〈又516〉「自作旅盤」〈又517〉「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匜」〈又520〉

」「黃孫須騷子白亞臣自作鐈」〈又521〉「蔡公子義工作飤簠」〈又522〉

」「吳□單自作盤」〈又528〉「吳□單自作寶匜」〈又613〉「伯駟父作姬

「渝滕盨」<2640>、「隹十月辵要作文考寶毁」<2656>「自作盨盆」<2657>

「自作盧盤」<2669>「自作將鼎[illegible]鼎」

參卷十二〈1620〉作字條、卷三0五0許字條。

賣[a] 儥

吳大盦 <1338>

a 白川靜曰儥求从古釋作德求引詩下武世德作求然無假借儥為德之例據古以儥為招之異文招友之意也然作為誥命之語則不適當也大系讀字為續述曰

儥字周禮以為鬻字說文訓見段玉裁謂即覿字此儥求連文當讀為續求乃友猶師𩛥父鼎言用𤔲乃父官友述者說文云斂聚也虞書曰旁述孱功今書作鳩又爾雅釋訓惟述鞠也釋文云述本亦作求

然續述與𤔲治殆非同義者也乃友者乃見于令彝左右𠧟乃寮以乃友事及後期之毛公鼎善效乃友正𦥑𧎃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善效乃友內辟等之乃友謂官友也下文有對揚之

語此一王命當為優渥之言也若以債為贖之義則為輕赦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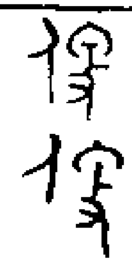
友事友正之有罰者而謝其恩寵者也因減罰而作器之例有

師旂鼎从文義言之此說較易通解王命僅此四字尚可容他

解然贖稿曰當即慎簡乃僚之意曰求才而曰債求或為當時

通用之語然不免過於平凡似不適合此種情形也（金文通釋

第十八輯二五〇—二五一頁九五君夫毁林潔明譯）<1338>



便

㑀匜〈2341〉

唐蘭曰「原作便字，从人从攴，象用手持鞭鞭人的背，䨮是鞭的原始字，鞭字从革是皮鞭，是後起的形聲字」（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九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㑀匜「我義宜便鞭女汝千……義便鞭女汝五百」

李學勤曰「鞭字銘文原从人从古文鞭，即便字，在古代作為正式刑具的鞭，是用革製造的，所以篆文鞭字从革，一直到今天這個字還是這樣寫的，段玉裁在說文注中說「毆人之鞭用革」是正確的，鞭和笞有異，所用刑具也不一樣，不可互相混淆」（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三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我義宜便鞭女汝千」〈2341〉

李學勤曰書舜典「鞭作官刑」傳云「以作為治官事之刑」正義「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治官事之刑者言若于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可知鞭是用以懲辦官吏的刑罰而鞭打多少並無定數、

周禮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仆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事)曰殺誓小史(事)曰墨」這一節所述是對違誓的懲罰前一半說的是軍誓所以專門提到仆右馭大夫師(師氏)等後一半則泛指國事凡大事違誓當殺小事違誓應施墨刑訓匜所記牧牛違誓應鞭一千施墨刑與條狼氏職文大體符合(古文字研究第

一五五　員峧山董家村訓匜考釋「義宜便鞭女汝千」

<2341>

「我義宜便鞭女汝千，義便鞭女汝五百」

俗 南季鼎 (0645)

俗 師晨鼎 (0672)

俗 毛公鼎 (0690)

俗 永盂 (文177)

俗 衛鼎甲 (文337)

白川靜曰：說文：「俗，習也。从人，谷聲。」繫傳曰：「俗之言續也。傳相習也。」俗習雙聲之訓……假借而有用為欲者，通訓定聲舉荀子解蔽篇「由俗謂之道盡嗛矣」之例。注：「俗當作欲。」然金文中俗皆用為欲字。毛公鼎「俗女弗以乃辟圅于艱」、「俗我弗乍先王憂」，師訇𣪘「俗女弗以乃辟圅于艱」等即其例也。以此言之，俗為欲之初文。因其好惡自然成俗，故有習俗之義者也。俗之所从之谷，恐與容字之所从相同，似為表示祝告而靈氣彭彭格臨之氣象之字也，非谷部三上之口上阿之字，亦非谷部十一下之川谷之字也。說文新義卷八上一六三九－一六四〇頁 林潔明譯

〈又197〉「易畀師永氒田潘易洛疆眔師俗父田」

〈又191〉「井白 𠬝 白 尹 代師俗父遣中」

〈文337〉「白伯俗父」

〈文337〉「白伯俗父迺乃覲講」

〈文360〉「俗家不敢不□㫃敬畏王命」



億 不从心从人

命瓜君壺 𠶷字重見 <283>

于省吾（二）說文：「𠶷，快也，从言从中。」又：「意，滿也，从心𠶷聲。一曰，十萬曰意。」按許氏誤以𠶷為从中。𠶷即十萬曰意之意的初文，俗字作億。甲骨文的劃字从𠶷作𠷎（京都三〇一六），弔□鼎（西清二·二七）的「其萬𠶷年」，𠶷字作𠷎，命瓜（令狐）君壺的「至于萬𠶷年」。𠶷字作𠶷，从⊙音聲。⊙形中的點乃羨劃，古文字乘隙加點或劃者習見。甲骨文有言無音，往往以言為音。讀為歆饗之歆，周代金文的言與音以及偏旁中从言从音，每互作無別。漢魯峻碑的「永傳𠶷年」，孔宙碑的「𠶷載揚聲」，均以𠶷為億，猶存古文。𠶷字的造字本義，係于言字中部附加一个圓圈，

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言，而仍因言字以為聲（言音古同用，音億雙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五九－四六○

頁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速

使 不从人 與吏事字重見 <0671>

<2341> 㒸匜

或方鼎一 <2348>

叔趞父卣 <2293>

或从辵 中山王嚳壺 <2286>

參卷一0005吏字條·卷三0474事字條

張政烺曰：速，从辵，吏聲，讀爲使（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三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擧賢速（使）能」<2286>

「擧與（與）賢速（使）能」<2286>「速（使）得賢在（才）良猹佐貫以輔相氒（厥）身」<2286>「速（使）其老策賞仲父」<2287>「速（使）智（知）社稷之貨（任）」<2286>「左速車嗇夫孫固」<2288>

「外之則將速（使）堂（上）勤（覲）於天子之廟」

一般

鍮a 伶 高景成云以命文如命

十六年戟十六年喜伶韓口左庫<[illegible]>

「九年奠伶何𥁕司寇寇雩高武庫工師鑄章冶耳」<X239>

「十五年奠伶肖距司寇彭璋右庫工師陳塁冶贛」<X242>

「廿年奠伶韓恙司寇吳裕左庫工師張阪冶贛」<X245>

「廿二年奠伶楢涵司寇肖趙它坣庫工師伎耻冶君尹跛」<X247>

「卅四年奠伶楢涵司寇肖它坣庫工師伎耻冶君跛造」<X248>

「元年奠伶楢涵司寇芋庆坣庫工師伎耻冶君貞造」<X249>

「二年奠伶楢涵司寇芋庆坣庫工師伎耻冶君跛造戟 戟 求 剌」<X250>

「三年奠 鄭伶楢涵司寇芋庆左庫工師御近冶君弱造」<X251>

「四年奠伶韓口司寇長 張朱武庫工師弗念冶君啟造」<X252>

「五年奠伶韓口司寇張朱右庫工師皂高冶君瑞造」<X253>

「六年奠伶𥁕司寇何

口左庫工帀金倉庆冶肎口造」〈2254〉「七年奠倫△寏背司寇史堅

左庫工帀金倉庆冶肎務造」〈2255〉「八年奠倫△寏背司寇史陘右

庫工帀皂高冶肎口造」



于省吾曰：甲骨文還有「傳氏（致）孟伯」（後下七・一三）之貞，傳應讀去聲，指的是傳車。周器洹子孟姜壺有「齊侯命大子乘遽來句宗伯」之語，遽同傳，也指的是傳車。孟伯是孟方的首領，傳致孟伯，是說用傳車將孟伯送來。總之，甲骨文既于遽言往來，又于傳言致，可見商代的遽傳已相當發達。（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二八○頁釋遽）

周法高曰：洹子孟姜壺于釋遽諸家多釋遽孫詒讓古籀餘論卷三第四二頁云：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鄭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周制凡有事急行則乘傳遽，此齊侯命田氏子乘遽至周請命于天子也。二說皆可通。

𠈉[a] 侯 季宮父作仲姊婥姬侯簠〈4574〉 𠈉 （[illegible]）女作媵〈2817〉

唐蘭曰：「原作倂，即媵字，說文作倂，送也。其實媵是宴會後還送禮物。」（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五祀衛鼎」）〈2837〉

參卷六2606賸字條。

參附錄下318嬇字條，于省吾說蔡侯盤用詐（作）大孟姬嬇（媵）彝盤盤（？）

「陳侯作嬀鱓媵壺」〈2305〉「敶侯作王嬀媵毁」〈2405〉「陳侯作嬀鱓媵壺」〈2214〉「魯白（伯）大父作季姬婧嬉媵毁」〈2412〉〈2633〉「伯駟父作姬淪媵盤」〈2337〉「衛小子者其鄉饕媵賸」〈2341〉「尃趁𢓜畜覯睦僙△侯寏周亦茲五夫」〈2341〉「僙侯用乍（作）旅盉」

1094 佃



a

佃与甸为一字 魏三字石经

虔甸古文作佃 克鐘〈0053〉



柞鐘〈7.15〉

〈R18〉

「𤔲司五邑佃人事」

伐[a] 大保簋〈3273〉

伐[b] 康侯簋〈4059〉

我一戍簋〈2351〉

白川靜曰說文伐擊也从人持戈一曰敗也戍亦从人戈而列于戈部釋例曰

伐列人部戍列戈部本不必如此分屬而其說字形也又皆曰从人持戈此似許君誤也兩字同體以形為別伐可云从人持戈戍當云从人何戈屬韻戍下云从人荷戈也蓋即本之說文何也牧誓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傳曰伐謂擊刺是伐字以擊刺為正義故其字从與戈並乃踊躍用兵之象借為征伐之名蓋在後矣戍非戚世之事故我戍未定及戍甲戍甫戍許為望平之詩其字上戈下人為負荷之狀傳所謂裹糧坐甲也戈非正用之物以為備耳故象人坐形

不持戈也」二字以會意兼指事即於字形為別若如許說是無別也」

以為伐戍之別在持戈荷戈者也」然伐字卜文金文中多見明顯地作斬首之象羅釋列卜文之伐字之例廿二條曰

不言伐者二十又二殆以樂舞祭者也」禮記樂記夾振之而駟伐注一擊一刺為一伐湯以武功得天下故伐從武功伐當是武舞伐三十人伐十人猶左氏言萬者二人矣（下一 二葉）猶為依據牧誓之文而解之者也」陳直之牘義亦以殷人舞干釋伐字董氏獲白麟解亦舉卜辭伐羌之例引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氏於此舞九伐謂就可以知道商人用羌人之法了同以為伐舞字至葉氏之前編集釋（卷一·七 五葉）始疑之淵源（二·七 四）以為象加戈于人之頸上之象陳氏綜述（二八 一頁）曰所伐

之人即所殺之人牲始試以人牲說之吳其昌之殷代人祭考舉左傳僖十九年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又昭十年獻俘始用人于亳社同昭十一年用隱太子于岡山等例以證古代之人牲然因殷墓之斷首葬殉葬等發現其解釋始難以動搖李氏集釋亦曰

殷虛發掘所見王室大墓其墓道中嘗見有排列整齊之人頭骨為數頗多舍殺人以祭外此種現象實無由解釋且後世文獻中復有相同之記載因不能謂為野蠻而遂泯其必無也

字亦多用為征伐之意然字之初義乃示加戈于人斷首之象也其字形時或有表示羌人者伐羌若干人之例亦多殷墓之斷首葬中盡用羌人者也字用為伐雅之意者乃蔑曆之蔑之假借說文新義卷八上一六五〇－一六五一頁林潔明譯

<8216>「仲伐父作姬尚母旅獻」<2922>「佳周公于征伐東尸豐白専

古」<9309>「先捭伐尸夷童」<9351>「戎伐馭」

弔 弔父丁簋（1093） 哀成叔鼎

加藤常賢曰弔 [glyphs] 契文 [glyphs] 金文 [glyph] 篆文

首先必須指出此字之契金文契文學者及金文學者皆以之為叔字然以字形言當以釋弔為是楷書之字形相當于契金文之朱字篆文之弟則為契金文之朱字也與叔字全不相同。

字形說文以為人持弓之形然[glyph]並非弓形一望可知也羅振玉以ㄋ為弓形[glyph]為弋隹射之繳之形乃弋隹之本字也云（殷虛文字類編卷三）然以金文之多數字形觀之則[glyph]為蛇之形殆無

可疑之餘地而乙亦蛇之略形从虫字之存在可知也是則此字為由人與虫蛇也之形構成因非取虫蛇也本身之義故不可說是知人字之會意字然字蓋取蛇之彎彎曲曲之意同時乃表示[illegible]之音之形聲字也

字音从以之為弔字而言則為多嘯切从一般以為叔字則為式竹切然若乙(它虫)為聲符則此字之本音為[illegible]此音轉而為弔叔之音也運(郎歷切)字解作至亦可知也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彎彎曲曲或為促也縮也更進而有小之意

字義人體之意之入與彎彎曲曲或為促縮之意相合此字之意義為身體彎曲之人或促縮之人更進而為小人之意伯仲叔季之叔之本字當是此一弔字也因叔字以拾芋為其本義也弟字乃小木之意弟(第)亦从木枝之形小木枝之意甚為

明白是則兄弟之弟之本字即此弔字也故徐灝謂弔疑弟省聲者甚有興味者也(段注箋)

借用从而弔字通用為弔問死者之意者乃借用也此義之本字為悼方言卷一悼有哀傷二解釋名作悼是時而死可傷悼也故傷死曰悼也朱駿聲謂夏堪碑有臨弔之字然弔為述哀意之意之後造之字也

最後必須加以附帶說明者此一弔字王引之曰

> 引之謹案弔亦有祥善之義學者皆不察大誥曰……書傳弔字多祥善義請言其略……淑弔古字通……玉篇廣韻並不收弔善也之訓蓋失其傳也久(經義述聞通說)

弔有善意余謂弔為身體彎曲之人此形稱為委佗阿儺金文中亦作亞若此一形態古代以為美婦人之情形是也此一形

態又稱為儀（作姿態也，說文人部）顏（倨視人，說文頁部）（參考拙稿善人與仁人）故善之解釋乃弔之別義別音，可說是从弔而來之解釋也。余雖早从考察古代之柔弱人伺儀之人有關之事實與語言之關係，然在此處亦有關連，亦至足令人驚訝（漢字之起源五二一｜五二二頁林潔明譯）

赤塚忠曰：弔字普通解作弔，即叔之意，然乃繞系于杙之形，乃弋字也。弋與叔發音甚近，故轉用為伯叔季之叔也。卜辭則如

癸巳卜王逐鹿弗擭（前三·三二·三）

殆用原義

貞御弔于兄丁（前一·三九·三）

蓋卜問以其弋獵之獲物及弋人以進于兄丁之祭之事者也

有賞其弋獲之人也又如

丁酉吳貞多君來米以冀(剋)王曰余其啬王……(後下一三)

二)

亦有弋之地名此銘之牟仍當是弋非叔字也」(殷金文考釋一

〇三頁弋(弔)剋尊(56)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剋尊金文編未收平凡社書道全集第一卷圖四

三據弗利亞美術館藏品著錄見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NO.18 古文字字形表三二一頁弔字下引衣成叔

鼎今據補

「弔叔口父作鼎」

<又10> 續金其萬年永寶用」<又151>

<又33> 「弭弔作犀妊𩰫」

<又34> 「弭弔作作旅

「用作作朕皇考弔叔碩父隣尊鼎」<又93>

「弔叔趩乙曰」〈0337〉「厲弔叔子䫻夙」〈0340〉「𤔲司土徒毛弔叔

友眍八門」〈0613〉「外弔叔乍作寶尊彝」〈0697〉「𢦚庚絲兹乍作季

厥文考尸吏弔叔寶尊彝」〈0715〉「鮇子弔叔乍作」〈..157〉「尹小弔

叔乍作鑄鼎」〈0922〉「弔叔口父乍作鼎」

僰 十三年癲壺〈2325〉 

尹卣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二二頁僰  字下收尹卣及癲壺，今據補。尹卣見薛氏鐘鼎款識卷十一頁八，阮刻本，吉金文錄卷四頁十五。西宮卣「釐尹錫臣雀僰揚尹休高對」，並云「雀即爵也。僰蓋作器者名。休高對者猶云對揚尹休高也。……此云休高，猶召尊云休異也」。雙選卷上之三頁廿七臣卣銘「釐尹錫臣雀僰揚尹休」，並云「賜胙於尹也。言尹又有錫于其臣也」。二家雖斷句不同，解釋各異，然文錄以僰為人名，雙選以雀僰為人名，則無大異。此字下部所從乃象足趾形，（見說文詁林二三一四頁文字下林義光文源說）非從女或夕也。十三年癲壺「易（錫）癲畫罧與僰赤舄」。說文卷八上人部「僰，犍為蠻夷，从人，棘聲，蒲北切」。白川靜金文通釋第五

○韡三八五頁謂以聲求之，楚蓋魚箙之類，字形表蓋以為襋之假借。按說文卷八上衣部「襋，衣領也，从衣棘聲，詩曰：要之襋之」己力切，二說於音理皆可通。古文字字形表七七頁牙字下收十三年瘓壺蓋，釋為牙、芽，襋為牙領也。（參附錄下四〇號牙字條）

〈又325〉

「易（錫）瘓畫裹與楚赤舄」


a 侄 說文所無 廣韻 侄 堅也
伯侄彝 〈2074〉


b 苛伯盨仲 侄人名 〈4389〉


c 魯井用侄 䒼人 〈20679〉


d 鳥羌鐘 武侄寺力 〈00422〉


e 伯侄盨 〈1014〉


儹匜 「則侄致」 〈又341〉

林義光曰：說文云「致，送詣也，从夂从至。」按古作致（伯致敦），从至从人。至，𡰥之變，即丮字（見丮字條）。或作致（伯致敦），亦从八，八轉注。八，分也。（文源）

唐蘭曰：原作「到」字，本从人，不从刀。人形有時畫出腳，有時只畫腳而不畫人，便是「致」字。（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五九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5）

（儹匜）

周法高曰：伯侄尊即林義光所謂伯致敦，見三代吉金文存七一〇・一一・二〈1014〉。容庚金文編釋為从人至聲之侄。儹匜「乃師或呂

以女（汝）告，則𦤶」。李學勤釋求字為「侄致」是也。李學勤語譯為「你的官長又控告你，那就執行應打的一千鞭和墨刑」。（古文字研究一五五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唐蘭語譯為「你的師再把你告上來，就要給你鞭一千下」。恐皆作「致」字解，說文卷五下文部「致，送詣也，从夊从至」。

龐懷清等隸定作「到」，（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三二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件體匜巳

⿰亻商 从人商聲 說文所無

中山王嚳壺〈2286〉

中山王嚳鼎〈2287〉

張政烺曰：⿰亻商，从人，商聲，敵之異體，在此讀為適。（古文字研究第一五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亻商（適）曹（遭）郾（燕）君子徻（噲）不顧（辨）大宜（義）」〈2286〉

趙誠曰：⿰亻商，借為適。⿰亻商、適均从商聲，可通。（古文字研究第二五〇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亻商（適）曹（遭）郾（燕）君子徻（噲）」〈2286〉

張政烺曰：⿰亻商，讀為匹敵之敵。（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八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克⿰亻商（敵）大邦」〈2286〉

〈2286〉「⿰亻商（適）曹（遭）郾（燕）君子徻（噲）不顧（辨）大宜（義）」

〈2287〉「克⿰亻商（敵）大邦」

㥁 說文所無、鄂君啟節

車節「女如馬、女如牛、女如㥁特」〈又3〉

郭鼎堂曰『㥁與馬牛為類、當假為特(字亦作犆)此處殆言牡馬。周禮夏官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則一般所謂馬多是牡馬』(文史論集第三三九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又3〉

〈又3〉「女如馬、女如牛、女如㥁特」

[glyph]ᵃ 匕 卑乳為妣 九 [glyph]妣辛簋<9303> [glyph] 戊衣皇 妣戊<9325> 乙 微伯 [glyph]匕<X326>

九赤塚忠曰：妣為匕（妣）與戊之合文，武乙之配妣為妣乙之事僅見於彝銘而不見于甲骨卜辭，此為應依金文以補卜辭之不備之例也。（殷金文考釋四三頁，[彝]彝(21)林潔明譯）<9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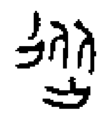
「中仲孫父乍匕△永寶用」<X54>「惠于烈且祖匕妣」<X324>「嶶

微<X51>白伯[glyph]乍作匕△」<X348>「于與文妣△妣日戊」<X538>「倗万乍義妣△寶障彝」



從 不从辵

弘史從簋〈X206〉



曾伯從寵鼎〈X158〉



中山王譽鼎〈X289〉



兆域圖〈X289〉

徐中舒、伍仕謙曰「芷，即從之省文，謂從生其父祖之罪（中國史研究九四、九五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其一從」〈X289〉

周法高曰「徐中舒、伍仕謙謂芷即從是也。但謂從生其父祖之罪，則非。銘文『刀其一从、刀其一㾐藏寶府』蓋謂兆域圖其一從葬、其一藏府也」

〈X208〉〈X106〉

「永保是从」〈X158〉

「佳王十月既吉曾伯从寵自作寶鼎用」

「遶川上啓从征董不𨶹」〈X209〉

「啓从王南征還山谷」〈X289〉

「

丌其一从○〈289〉「从○丘跂足㠯以至内宮六步」〈289〉「从○丘跂足

至内宮廿三」四步」〈289〉「从○内宮㠯以至中宮廿步」〈292〉「㝕王

□□〈341〉「女汝亦既从辥辥从𠭯」〈341〉「女汝亦既从辥辥从○

𠭯」〈286〉」「賈㤂願定○從在大夫以請靖鄖燕彊彊」〈287〉「隹惟輔

傳毋毋滐是定○從」〈287〉「忠謀慮慮皆定○從」

𤘍 中山王𰯼鼎

「吳人𤘍雩越」〈2287〉

周法高曰：說文卷八上㠯部：「𤘍，相從也。从㠯，幵聲。一曰㠯持二為𤘍。府盈切。」說文通訓定聲：「廣雅釋言：𤘍，䕷也。」

〈2287〉「吳人并雩越」〈2287〉「克并之」



a



比 比

𥁕(1002)



班毀〈大6〉

周法高曰「班毀」王令(命)吳白曰、吕乃自左比毛父、王令(命)吕白曰、吕乃自右比毛父、」兩考二二頁云「左比右比猶言左翼右翼」

北　吴方彝〈2444〉

之　𢍰乳为邶　邶伯卣〈5669〉

邶子鼎〈0468〉

子白川靜曰北伯之器共有十餘器今可見其器形者僅北白卣一器北子與北伯為一人之說亦可見於攈古錄遺王國維之北伯鼎跋中詳論此事邶之問題與詩之邶鄘衛亦有關係為殷之舊王畿重要之地也故今引述其說

彝器中多北白北子器不知出於何所光緒庚寅（一六年一八九〇）直隸淶水縣張家窪又出北伯器數種余所見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殁作寶障彝北蓋古之邶國也自來說邶國者雖以為在殷之北然皆於朝歌左右求之今則殷之故虛得於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於易

州則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於其北求之
余謂邶即燕鄘即魯也邶之為燕可以北伯諸器出土之地
證之邶既遠在殷北則鄘亦不當求諸殷之境內余謂鄘與
奄聲相近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毋若火
始庸庸左文十八年傳閻職史記齊太公世家說苑復恩篇
均作庸職奄之為鄘猶燄閻之為庸矣奄地在魯左襄廿五
年傳魯地有弇中漢初古文禮經出於魯淹中皆其證也
邶鄘去殷雖稍遠然皆殷之故地大荒東經言王亥託于有
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東都自殷未有天下時已入封
域又尚書疏及史記索隱皆引汲冢古文盤庚自奄遷於殷
則奄又嘗為殷都故其後皆為大國武庚之叛奄助之最力
及成王克殷踐奄乃封康叔於衛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封召

公子於燕然太師採詩之目尚仍其故名謂之邶鄘然皆有目無詩季札觀魯樂為之歌邶鄘衛時猶未分為三後人以衛詩獨多遂分隸之於邶鄘因於殷地求邶鄘二國斯失之矣

成王踐奄之役為周初最重要之大事故諸家求其地之所在金文中所見之禁炎商及其他地名皆有以奄充之之種種說法然王氏則以邶為燕鄘為奄即魯也

邶鄘衛之名已見于卜辭皆在當時殷王畿之內者也（稿本詩經研究通論篇第一章第二又詩經素說見刊外篇四種所收）以今之邶鄘衛之詩乃割裂衛風而成者不過是聽說而已其詩中包含淇域所有之詩乃殷之舊王畿之詩也雖以殷亡後其族播遷移于他地燕魯之地　非本來之邶鄘之地邶之諸器及匽器出土于河北者正與東方諸

族之器出土于陝西吳越之器出土于其本地以外蔡楚之器在不同時期之遺址中出土等例相同多由於遷徙或後來之結果也丹徒凌源之諸器亦為其例……

若以北子方鼎與北伯卣大約時期相近則以北子與北伯為同一人頗有疑問北字之字形亦稍異又北子作母癸父乙之器北伯中無以于名為廟號者又北伯之器乃出土于淶水北子之器之出土地則未詳若以二者為不同之人則以于名為廟號之北子相當於殷代之邶之後代之可能性很大王國維之論以二者為一以鄘為奄之說皆尚有檢討之必要（金文通釋第八輯第三九九—四〇一頁三六北子方鼎林潔明譯

<0468>

〈又70〉「古北○丌王戊越戊越王丌北古」（劍格正面）〈又70〉「古北○丌王戊越戊越王丌北○古」（劍格背面）〈又70〉「□戊越王丌北○自乍作元用之劍」（劍首）〈又151〉「入門立中迮北○卿䰞」〈又335〉「北○鄉向」〈又375〉「北○子冈」〈又376〉「貝北○子冈」〈又378〉「丮乍北○子白䁣」〈又402〉「北○鄉」〈又541〉「北○鄉向」



冀

冉 廼冀簋 <1137>



<1378> 簋

于省吾曰：第一期甲骨文稱：「貞，王𡆥冀，其疒不龍。」（乙六八一九）冀字作，舊不識。又第一期甲骨文有「于𥗾」（乙四一二一）二字。文已殘缺。𥗾字作，舊也不知其从石从冀。冀字，商器冀簋作，周器令鼎作。又商器單冀簋的冀字作，據古錄（二之一）和金文編均誤釋為異。又上引商器冀字上部已變作甾。這和甲骨文甾字也作甾，吏字中从甾也作甾，其例正同。說文據已譌的小篆釋為：「冀，北方州也，从北異聲。」既誤認為从北，又割裂獨體字為形聲字。……總之，甲骨文冀與从冀之字各只一見。均為冀之初文。雖其造字本義還不可知，但冀字

上部演變的特徵，和商周金文以及甲骨文其它文字偏旁相印證，是無有不符的。（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二八九—二九〇頁釋冀）

參卷三器異字條于省吾說

唐蘭曰：冀是國名，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皮氏縣有冀亭」注「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曰冀為不道，杜預曰國在縣東北」（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八一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三乍冊矢令簋「戍冀」）〈1377〉

〈文4767〉「冀」受德明」

丘[a]

丘 商丘叔簠 <1422>

丘 子禾子釜 <3020>

𡊣 鄂君啟節 車節 <93> 从土

𡊣 兆域圖 <9289>

<93>「庚昜(陽)𡊣(丘)」

<93>「庚高𡊣(丘)」

<289>「𡊣(丘)欧(坡)足」

<289>「从𡊣(丘)欧(坡)足至內宮廿三四步」

<289>「从𡊣(丘)欧(坡)足巳(以)至內宮六步」

<289>「𡊣(丘)平者五十乇(尺)」

<289>「𡊣(丘)平者卅乇(尺)」

<9217>「虎𡊣(丘)君豯」

「止元圉」





a 師旂鼎<0665> b c 師寰簋<4313> d <0677>爵 中山王譽鼎<2287>

白川靜曰：眔，多也。从𠂉从目，眔意……

文源曰：人多其目可畏，取眾著之意。古籀篇曰：上从目，所以統監之之意。觀以為多也。又淵源以為十目所視，十目不可象，故作一大目加之𠂉上，然卜文之字形並非从目，故難得其初義也。古籀篇又曰：

眔字元有二體，一从目，一从日，日在上亦照臨之意也。

李氏集釋曰：

字从日者，蓋取眾人相聚日出而作之意，其字已為𠂉之繁體，篆譌為从目，其義遂不可說矣。

郭鼎堂氏亦有日下流汗之說，六書疏證中謂為昆之省聲，然

字當據其初形以考其形義也

卜文之初形多从口口為邑落之象口下加人乃示人可住之處也口下加人之跪居之象者為邑加多數之人者則為眾漢書食貨志記農閑之時人邑居之事然農耕時眾人田散于其田土休閑期則邑居以渡年卜文中有於口中加一橫點者蓋示邑中人之聚居之意者也金文留鼎尚有其字然師寰𣪘寫作从目之形金文已有誤變之字也

關於卜文金文中之众之社會身份問題有以為奴隸單卒徒隸之徒或士人階級諸說然蓋為耕作者有時須受動員之命者也卜辭中眾與人在用義上略有區別單稱人之時如某人則多冠以其出身之族名金文中如[illegible]𣪘亦曰易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眾則不言此種出身關係似為集合名詞如令众出

王勿令𠷎携衆代吕方等指軍役又如令衆秦令衆……圣田關係農事者甚多其後為身份的稱呼如師旂鼎師旂衆僕不从王征于方舀鼎用衆一夫等亦為从事征旅或農耕者也」說文新義卷八上一六七六—一六七七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二七頁衆字下收中山王鼎今據補同頁众字下收䀝从䀝作𣲙未知所據姑附於此。」

〈銘〉「含(今)吾老賙(貯)親達(率)參(三)軍之衆」
〈銘〉「母(毋)衆而囂

赤塚忠曰：望字也。在卜辭中望用如

貞𢀛祥山（燕七七〇）

後俘望（後下一八·一〇）

用為指某種祭禮者也。此一情形之望，蓋即尚書堯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之望山川而祭者也。然此銘之望並非單純望祭夷方也，蓋有威服夷方之諸神之意者也。殷末之卜辭中有

𢦏𥄳祥山御史于止及伐望王受有祐（上海一〇〇）

望祭與伐禮相伴之事，此究為何種目的之祭事之卜辭，雖不

明。然無論如何望祭中亦有斬伐犧牲之事，因此先前在漢地被帶去之夷人在此被斬伐，而成為犧牲者也。經書所云「出征時有屠爲以振出征軍旅之威勢之禡祭」此一望祭之意義殆與之相近。(殷金文考釋四九頁小子𠧟卣(23)林潔明譯)〈2724〉

〈2226〉「隹八月既望戊辰」

〈2348〉「隹(惟)九月既望乙丑」

 a

重

井侯簋 重人 <1378>

a 白川靜曰 東于陳二氏釋為重 陳氏釋字為董之初文 曰「重或即鄭語已姓之董」云 然其字與重字之結構不同 字从人从東 未詳其他亦不可知 湖南博士以為即東字 東人東土之人也 然亦與語例不合（金文通釋第十一輯五九九頁五九 癸殷林潔明譯 <1378>

于省吾曰 說文重字作[illegible]，並謂：「重，厚也。从壬東聲」。按許氏據已譌的小篆為解，故誤為从壬。甲骨文無重字。而量字从重多作東，也有从東者（詳釋量）。周代金文的中甗和克鼎，量字也均从重作東，與甲骨文形同。又東周

器陳侯因資錞「娶（紹）練高祖黃啻（帝）」之練，說文作緟。重字的造字本義，係于東字上部附加一个横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東。而仍因東字以為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四八頁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于省吾曰：甲骨文量字作□、□、□、□、□等形。商承祚「疑即重字」（佚考三）。甲骨文編入于日部，謂「說文所無」。其作□形者，甲骨文編入于附錄。按此字从口从東也从東。其从口乃日字的省文，甲骨文日和从日的字通常作⊖，有的省去中間橫劃，有的作□，中間變為豎劃。其从東即古重字，初文借東為重，東从東聲，係東的孳乳字，東上加一橫劃，以別于東，于六書為指事（詳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西周金文的量字，𠂤甗和克鼎作□，金文編釋量是對的。又邢侯簋重字作□，可與甲骨文互證。量字，西周後期器量侯

簋作量，戰國時器大梁鼎作量，秦器作量，說文作量，這就可以看出量字的演化規律。又量字古鉨文作量，漢光和斛和曹全碑也作量，均从日章聲，已譌變為形聲字。

說文：「量，稱輕重也。从重省，鄉省聲。量古文量。」許氏誤以會意為形聲。清代和現代文字學家對于量字的解釋，有的說日▽蓋象量器之形，有的說從日以土圭正日影，有的說量下从里，還有的說量从良省聲，異解紛起。無一是處。因此，王筠說文釋例遂謂：「量字形聲義，無一不回穴者，蓋失傳也」。

量字的初文本作量，从日从重係會意字。量字的本義，應讀為平聲度量之量，屬于廣義，作為名詞用的度量之量，乃後起之義。量字从日，當是露天從事量度之義，這和甲骨文眾

字作眾，為眾人露天勞動同例。量度田野、道路和穀米都是露天的工作。西周金文揚簋的「王若曰，揚作嗣工，官嗣量田甸」，量度田甸，是以量作動詞用的明徵。（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一四—四一五頁釋量）





頌壺 (06740)



應監

白川靜曰：「文王臨在上」一句，據古讀作「文王德在上」，餘論奇觚及積微居亦同，悆齋以文王二字上屬，以「德在上」為句，曰「即詩所謂文王在上，於昭於天也」云。郭氏注意到金文中「在上」之句多作「嚴在上」等例，而又以為字作目形，故以為字應讀作監在上。其後之考釋大致皆取其說，孫作雲氏釋字為見，然仍以為是監之初文，解為監之義。然正如赤塚氏已指出，監字乃如史𩐁彝「其于之朝夕監」、善鼎「監𩞥師戍」等用，如鑑或監司之意，其意並不適用於此。雖亦有如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大雅烝民「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之例，然尚以大雅桑柔「上帝不臨」、大明「上

帝臨」「女思齊」「不顯亦臨」等於此銘之文意較適，字亦不从皿，釋作臨殆無可議，相當于大盂鼎之「天翼臨子」，詩大雅文王有「文王在上」「在帝左右」等句，與其以文王如上帝一樣監司，毋寧如「不顯亦臨」之視之為祖先為宜也。（金文通釋第一輯二十一頁）

一大豐殷　林潔明謹 437b

周法高曰：「兩考第一頁「文王監才（在）上」，釋大豐殷此字為「監」，與白川氏異。通考上冊第三四四頁釋作「文王□在上」，因此字拓本模糊不清，故容氏欽釋，而「監」「臨」二字號碼相接，姑列於此。」

<又196>「其于之茲朝夕監」

<又664>「攸脩肇茲敢造金監鑒」



臨



盂鼎<0676>



毛公鼎<0680>

孫稚雛曰：文王下一字，半泐，陳夢家、方濬益、吳大澂、孫詒讓、劉心源、于省吾、楊樹達等均釋作懷。吳大澂謂「即詩所謂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也」（愙齋集古錄）郭沫若曰「字殘缺過甚，不可識，依金文通例，每曰嚴在上，……然嚴字不從目，此器顯然猶存目形，恐是監之殘文」（大豐𣪘韻讀）白川靜、孫常敘皆釋臨。稚雛按：從字形殘泐的情況看可能是懷字。（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七三頁天亡簋銘文匯釋）

<1379>即大豐𣪘

<2658>「臨汾守曋庫係？工馭造」

身

麩伯簋〈1347〉

叔𨽍〈X293〉

一 或簋〈X351〉

鈇簋〈X290〉

中山王譽鼎〈X287〉

〈X298〉「干害王身△作爪牙」〈X316〉「羕傳其身△」〈X286〉「速使見得賢

王才良𤁲佐買以輔相厥身△」〈X286〉「以是以身蒙皋胄」〈X286〉

「括故邦亡身死」〈X287〉「身勤社稷」〈X290〉「㝬胡身」〈X293〉「

唯女亡吳歌其敬辥乃身△」〈X298〉「女汝克盡乃身」〈X298〉「用保

王身」〈X333〉「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X339〉「皇王對應身楙

「虔宗應身」〈X332〉「用□光應身」〈X333〉「義宗應身」〈X332〉「用□

光應身」〈X349〉「安永襲襲哉身」〈X349〉「出母之奇數于氒底身」

〈X351〉「永襲」〈X357〉「無畀嚴」〈X349〉「一式身」〈X454〉「其眉壽萬年

永保其身」〈X546〉「楚皇盛身」



殷五井〈0676〉



䰧卣隹明保殷成周年〈2712〉



史牆盤〈2209〉

白川靜曰殷說文作樂之盛稱殷从月从殳易曰殷薦之上帝引豫彖傳之文關於訓義段注曰此殷之本義也如易豫彖傳是引伸之為凡盛之稱又引伸為大也又引伸為衆也又引申之為正也中也說其諸義然其引伸之過程不明又關於字為會意則以為从月殳者干戚之類所以舞也不入殳部者義主於月也而殳並非干戚也通訓定聲亦以為月者舞之容殳者舞之器取舞容之解者蓋與作樂之盛之訓相合徐箋曰殷謂舞樂故云作樂之盛稱殷月者反身也樂舞迴旋其身故从月經傳言殷者多旋轉義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殷猶正也中也謂之殷者恒星隨天左

旋自其旋轉而言曰殷指其所在言之則曰中曰正天官書
衡殷南斗言斗杓旋轉而於南斗也召南殷其靁言雷聲
盤旋回轉也因之聲隆隆然曰殷又引申之凡聲皆曰殷
以為殷有旋轉之義以此引伸為諸義然於殷之字形解釋似
仍有問題反加於反身之形難以認為是作樂旋舞之字也
㐆為反身之形如娠者之象也加殳形者除器物外尚有加
于人體或動物種種他物者殳部三下之毅毆毃殿殹毅殺殺部
之殺攴部之敃敀故㢮斁赦斁敔敐等皆以某種呪之意味而
加毆擊之字以此言之殷亦為毆擊妊娠者而有呪之行為之
意之字也其痛苦之狀曰殷隱痛之義也廣雅釋詁二殷痛也
詩邶風北門憂心殷殷爾雅釋訓殷殷憂也又有朱殷之語左
傳成二年左輪朱殷注今人呼赤黑為殷也然朱殷之義亦與殷

擊殷痛之義有關也

金文中字用爲殷商之字亦以謂殷禮字又作殷殷祀蓋即卜辭及文獻中所云之衣祀殷衣聲同見於中庸鄭注殷恐爲古代之人身犧牲或爲呪之行爲而毆擊孕婦之腹部之字也或以此祀上帝等亦未可知也字亦其禮儀殷痛未殷之義其引伸義也關於字用爲殷商之名劉師培之左盦外集殷韋同字考中以爲殷韋同聲韋衛又爲繁簡字故爲衛之古名也又其名乃自古代之衣韋出發難於求證之說也說文新義卷八上一六九一｜一·六九三頁林潔明譯

d 白川靜曰作冊䣊卣亦可見有殷于成周之事卣中明保行此殷禮本器則命士上及史寅行殷之禮殷般也乃大會同之禮

會同地方之官民者也。然在小臣傳卣中師田父被任命行成周之殷禮，似由祭祀官及軍官担任。蓋與其後稱作適正適省者相似之禮也」(金文通釋第七輯三四五頁三〇臣辰卣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佳明保殷成周年」大系中云：

「此與令彝乃同時器。明保即周公子明保。殷成周即彼之朝至于成周。殷殆殷覲之意。有傳卣言王在□京命師田父殷成周年，例與此同」

……殷周禮大宗伯有「殷見曰同」，因令彝中亦有「同卿事寮」之語，故有如郭說以兩器為同時之說。殷在傳卣臣辰卣等器中亦可見，乃以一定之年次行會同之禮者也。因與令彝中所記儀禮相異，故難以此作為一時之作之根據。令彝記明保始政之

除之舍命之禮與定時而行之殷覲殷見之事殆為二事殷見周禮注有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因乃為每歲舉行之事故難以用為大事之紀年殷覲乃數歲一次之事故以此紀年不過亦與舍命之禮不同

秋官大行人職有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注「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也慝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使卿以聘禮來覲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云似與金文中所言殷之事相近又有言遹正者成周遹正之事於小頌段小克鼎等器乃至後期仍屢屢行之者也小克鼎銘云

「王令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𠂤之年」

有大事紀年之義舍命與遹正並行遹正載古籍遹省大盂鼎

宗周鐘銘則與受民受疆土相對而行以周例言之近於巡狩對此于一定之地會見邦君諸侯謂殷似即殷覲之禮似以一定之年次或即大祭祀等之時行此儀禮臣辰卣中

「隹王大龠于成周祉饔葊京年才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所言者即此也。吳其昌以殷必即衣祀，然無棄宗周葊京而于成周行衣祀之禮之理者也。

從以上所言者則舍命殷遣正之事有相似之處，然其目的對象儀禮之性質各有不同之處，因而言始政舍命之禮之令彝與言殷禮之本器，並非同時之事，可視為乃始政後經某一年次之事也。』（金文通釋六輯三一一－三一三頁作冊翻卣林潔明譯）〈2712〉

于省吾曰：甲骨文殷字作□或□形，凡三見（乙四〇四六，乙二七六，辭已殘缺），舊不識。按殷字从攴从支互作，契文鼓字从支也作攴，是其證。殷字，商器卯其卣殷字从殷作□，周初器保卣作□，盂鼎作□，可以互證。說文：「殷作樂之盛稱殷，从㐆从殳。易曰，殷薦之上帝。」段注：「樂者樂其所自成，故从㐆。殳者干戚之類，所以舞也。」又謂：「豫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為制。配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按許氏釋殷為作樂之盛，臆測無據。段注和其他說文學家皆緣飾許說，無一是處，不煩詳引。又許氏列㐆為部首，并謂：「㐆，歸也，从反身。」

其實，契文身字作𠂣也作𠂣。反正互見。許氏別𠂣于身以及殷从𠂣之說，不攻自破。……

說文謂「作樂之盛稱殷」，應改為「疾病之盛稱殷」。典籍中既往往訓殷為盛為眾，又往往訓殷為痛為憂，則均由疾病旺盛之義引伸而來。總之，甲骨文殷字从身从攴，象人患腹疾用按摩器以治療之。它和作樂舞干戚之形毫不相涉。說文又不知古文之不分反正，而別𠂣于身，其沿譌襲謬，由來已久。

(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三二一—三二三頁釋殷)

參𡨦寶字條于省吾說

伍仕謙曰：「𡨦」經典並作殷，𠂤卣銘文有「隹明保殷成周年」作殷，臣辰盉銘文有「王令士上眔史寅𡨦于成周」作𡨦，與豐尊同。

禮行」「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殷應為一歲中舉行的聘問禮。(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〇七頁徵氏家族銅器群年代的探，豐尊「令豐殷大矩」)(23.5)

胡順利曰「保尊銘文中的「殷」，不是指武庚及同時作亂的熊盈奄及蒲姑等而言，也不與本銘所云「東國五侯」有關聯，「殷」是指的各諸侯同去拜見周王的「殷見」，或曰「殷同」的典禮(參周禮春官，大宗伯)，郭曾指出「則所謂殷見之禮，迺聚集內外百官而大會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保尊銘曰「王令保及殷」，及左傳襄公四年「臣不敢及」杜注「及，與也」，故是說周成王命令太保參與大合會的殷禮，令彝銘「隹明保殷成周年……」可佐，如說消滅云云，實誤。(中原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六四頁對保尊銘文考釋

的一點意見）

（2309）「达殷。晥畯民」（2309）「雩越武王既戈斬殷」（2315）「今豐殷。大矩」（2311）「雩武王既戈殷」

1125 

a  衣盉鼎 〈0576〉

c  大豐簋 〈1371〉

 此鼎 〈2340〉

 武方鼎一 〈2348〉

c 白川靜曰：衣祀于王，愙齋以此四字為句曰：衣祀當讀殷祀，禮記中庸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大澂按衣殷古假借字，以衣祀為殷祭者也。餘論說亦同。關於殷祭，王國維之殷禮徵文殷祭條有詳論，然王氏在文中提及此銘，以為推卜辭為合祭之名，大豐殷為專祭之名，與此異。並以此衣祀釋作殷祭，此蓋以殷文讀作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以為乃衣祀于文王也。郭氏句讀亦同，且亦以衣祀為專祭，以此為禮祀，以為禮祀即祡燎之意，故其次即言事喜上帝。然其後改其說，以為即五年而再殷祀之殷祀也。楊孫二氏之句讀亦與文王連讀，故可視為同說。又陳夢家氏

之句讀為降天亡又王衣祀于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乃以降為降命而降命之內容則為下二句也然以于不顯之上脫一王字尤不免于杜撰之譏據庚贏鼎銘有「王客口宮衣事」而以為自「又王至事字為一句亦失諸拘泥且其句讀及解釋亦累與聞一多說相近聞氏之說曰：

降字諸家皆屬上讀最誤降有投與義……殷文曰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

陳說不過將事字移於上句而已

赤塚氏以上句在天亡」又斷句此句讀為王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然與前所舉諸說一樣在卜辭中之衣祀與一般解作殷祭者其不一致之處尚屬問題因此赤塚氏檢討卜辭之衣祀之例又以為衣祀之名之起源乃起自衣青衣文衣以迎節候

之祈年祭之禮衣祀本與禘祫不同詳論衣祀乃禮記月令中所謂薦鞠衣之禮也」此說無非是由於以上之句讀所限致使專祭文王之猶作衣祀而不免陷於不合理故因避之而試圖努力解決其矛盾然問題似乃在於句讀也

赤塚氏以「天亡又」為句又以「王衣祀」以下句為句者蓋以為本段銘中各句之首大體都著一王字之例而以為此句句首亦應有王字者也然若再从金文之語例言則又右大抵皆附于實語且亦無在不顯考文王之上再加上作為領格之王字之語法之例因此無論如何都應以「天亡又王」四字為句然因將以下之王字與不顯考連讀而致以衣祀為專祭或以禮祀說之赤塚氏之以衣祀為祈年之祭亦屬同一想法

余意此處應以「衣祀于王」為句王者王所之意也同其語例者

有令彝銘有

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明

公歸自王

亦可參考王與京宮康宮對舉又為用牲之處「天亡」又「王與衣祀于王」者其王字之義各異令彝銘則用牲于京宮康宮終而用牲于王以此器銘言之則天室之祀既終而衣祀于王其次序亦相類也」（金文通釋第一輯十六—十八頁一大豐毀林潔明譯 4170

孫稚雛曰「衣祀」吳大澂孫詒讓王國維（殷禮徵文殷祭）皆讀作「殷祀」尚書康誥「殪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鄭注「衣讀如殷」說文「作樂之盛稱殷」引申為凡盛凡大皆曰殷公羊傳文公二年「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殷盛也」禮記曾子問「服除而後殷祭」孔

穎達疏「殷，大也……大祭故謂之殷祭」。郭沫若初以為「衣祀」即「禮祀」（大豐殷韻讀）後從孫、王之說，岑仲勉則仍遵郭氏前說以為「衣」讀為「禮」更通俗（天亡殷全釋）。

柯昌濟曰：「衣亦古祭名之見于卜辭者，卜辭多，王賓驜自甲至于武乙衣，又云生肜衣，又云肜衣或單稱衣，或云肜衣，知與肜日之禮相須而行，疑即古之殷祭也。殷衣雙聲，衣之字訓亦有殷重之誼」（韡華閣九頁）陳夢家曰：「卜辭衣為祭名，始于祭上甲，衣祀為從頭到尾的遍祀先王」（斷代一、一五二頁）

白川靜在「衣祀于王」後斷句，把「王」看作是「王所的意思」。引全彝銘「用牲于王」為證。他以為「天亡」又「王」與「衣祀于王」兩個王字的意義不同，令彝是在京宮、康宮用牲完畢後在王用牲，而本器則是在天室祭祀結束後在王衣祀，其次第相類（金文通釋一）

〈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七二頁、天亡簋銘之滙釋〉〈又1379〉卽大豐毁

〈又1〉「易錫女汝玄衣、黹屯純」〈又5〉「易錫女汝玄衣、黹屯」〈又133〉「易錫女汝玄衣黹屯純」〈又151〉「易錫女汝幺衣黹屯純」〈又300〉「玄衣、黹屯純䜌旂旂」、〈又340〉「易錫女汝玄衣」〈又345〉「王助姜史內史友員易錫戠玄衣」〈又351〉「衣卒博搏」〈又484〉「內史尹冊易殺玄衣黹屯」〈又417〉「幺玄衣」〈又645〉「匽侯賞復冂衣」





袞 吳方彝 <2444>



井侯簋 <0671>



晉壺 玄袞衣 从谷 <2834>



師𩰫鼎 <2298>

<2298>「易(錫)女(汝)玄袞䵼(粗)屯(純)」

 a

衰 不从衣

𩡧庚井里字重見 <0712>

 b

<2444> 彝 吳方

白川靜曰衰字从古以為衰之異文赤衰謂赤市也云據爾雅釋言衰黻也之解也餘論釋字為裏曰以文義求之疑當為裏之省玄衣為王冕服及爵弁服所通用赤裏即玄衣之裏衣猶吳彝云虎冟熏裏彔伯㦰𣪘云虎冟寀裏也

孫氏所引之虎冟熏裏乃用于車乘之物也而非衣服與此相似之字亦見于彔𣪘 三代六.五二.三 積古五.三三 攈古三之一.六一 釋衰孫氏拾遺中.七 釋作甲銘文其下有胄字又與干戈並賜于衣襟加甲之形也戎之一形然於本銘則難通文錄以字為从匕而論孫說之不當曰蓋古文今佚者多矣不可強說也玄衣之中

多玄衣黹屯連言金文之例也」故赤袁蓋亦爲有赤色之緣飾之服飾也」（金文通釋第十八輯二四三－二四四頁九四設設

二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表字姑从孫釋置於此」未必正確。白川氏所引之康毁之「亦胄干戈見附錄下3327號」

〈298〉

「口口熏襄」



襮 或作⿱虣衣从衣虣聲

戓毁一〈P348〉

唐蘭曰「銘作朱䙶，䙶从衣虣聲，虣就是暴字，見周禮司虣，那末䙶就是說文解為黼領也的襮字，詩揚之水：素衣朱襮，毛萇傳：襮，領也。」（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八頁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附錄戓毁一「王俎姜吏使內史友員易錫戓玄衣朱䙶衮」）〈P348〉

周法高曰「說文卷八上衣部「襮，黼領也。从衣暴聲。詩曰：素衣朱襮。」蒲沃切。段注「白與黑相次文謂之黼，黼領，刺黼文於領也。」卷五上虎部大徐新附「虣，虐也，急也。从虎从武。見周禮。」薄報切。鈕樹玉說文新附攷「周禮多作虣，唯秋官禁暴氏尚作暴。」鄭氏

說文新附攷「知同謹按秦詛楚文石刻已有虤字，樊毅修華嶽廟碑用其文，許君未收耳。其形當左武右虎，此體誤書，按戟毀一虤字所从作左虎右武。大徐新附與之同，當有所本。古文字類編二五○頁，古文字字形表三三一頁

褫字下收戟方鼎，今據補。

裘錫圭曰：扶風莊白村新出土的戟方鼎銘文有如下一句

王俎姜事（使）內史友員易（錫）戟玄衣朱褻衾（襘）見文物七六年九期五七頁

玄衣朱褻襘就是有朱褻襘的玄衣，襘是衿襟的古字，說文：「襘，交衽也。」褻字从衣从戲，是個前所未見的新字，需要加以研究。

从古書和古文字資料來看，戲應該是虤字的古體。古代稱搏虎為暴，詩·小雅·小旻說：「不敢暴虎，不敢馮河。」鄭風·大叔于田也

有禮裼暴虎之語。古書裏有時把疾暴的暴寫作虣，例如周禮的暴字就大都寫作虣。文選蕪城賦李善注引字書說虣是古暴字。从字形上看，虣字从虎，應該就是暴虎之暴的本字。這個字也見于西周晚期的𧇬盨和戰國時代的詛楚文，但寫法與古書略有出入。

勿事(使)虣虐从獄(𧇬盨，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五·二五一，原稱寅盨)

內之則虣虐不辜(詛楚文，見絳帖)

集韻、類篇都收虣字異體虣，大概就是根據詛楚文的。郭氏在詛楚文考釋裏說：「虣即暴虎馮河之暴字，亦从戒，實象兩手持戈以搏虎。周禮古文作虣从武，殆系譌誤」(見天地玄黃)，這是很正確的。𧇬盨虣字从戌，戌本象戈鉞之類武器，从戌與从戈同意。

這兩個褫字或从廾或不从廾，這跟金文執字有執䞨二體（見金文編五五七頁）是同類的情況。由此可以斷定或方鼎褻字所从的虒也是褫字，褻字顯然是从衣褫聲的形聲字，應該就是古書裏的襮字的異體。

說文：「襮，黼領也，从衣暴聲。」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襮。」詩唐風揚之水「素衣朱襮」毛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鄭箋：「繡當為綃（此讀可能不確）。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純指緣）。」衣䘳，衿在古代也訓為領。詩鄭風子衿「青青子衿」毛傳：「青衿，青領也。」正義：「釋器云：『衣眥（今本爾雅作眥）謂之襟。』李巡曰：『衣眥，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顏氏家訓書證謂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方鼎銘的朱襮䘳應該是指以黼紋裝飾的有丹朱純緣的下連

於衿的斜領玄衣朱襮襘就是有這種斜領的玄色上衣。（文物一九七六年十二期七五頁說玄衣朱褎襘—兼釋甲骨文虤字）(2349)

吳鎮烽、雒忠如曰：銘中𧇤字象兩虎對爭之形，說文有虤字，許慎說：虎怒也，从二虎。卜辭中有𧇤字，見羅振玉殷虛書契後編下卷三頁。商承祚說：𧇤即許書贙之本字，後世傳寫譌誤，正成虤，遂加貝字以別虤，微此幾晦其初形。說文：贙，分別也，从虤對爭貝，讀若回。爾雅釋獸：贙有力。郭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文物一九七五年八期五八頁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2348)

(2348)「朱巖祿褒福」



1127A



裣

戜方鼎一（X348）

周法高曰：「說文卷八上衣部『裣，交衽也。从衣金聲。居音切。』段注：『按裣之字，一變為衿，再變為襟，爾雅、詩傳、方言皆自領言之。』古文字類編二五二頁、古文字字形表裣字下收戜方鼎，今據補。」

（X348）

「戜玄衣朱𧝓（襮）裣（裣）」

襲

𢦏方鼎二〈2349〉

周法高曰「說文卷八上衣部「襲，左衽袍。从衣龖省聲。𧟌，籀文襲不省。」說文通訓定聲「襲，假借為接。」廣雅釋詁一「襲，及也。」楚辭少司命「芳菲菲兮襲予」注「及也」。唐蘭語譯𢦏方鼎二「安永襲𢦏身」為「永遠沿及到𢦏自身」見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六期三八頁伯𢦏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古文字類編二五六頁襲字下引𢦏作日庚鼎。古文字字形表三三一頁襲字下引𢦏鼎。今據補。」

〈2349〉「安永襲𢦏身」



a 襄 沈子簋 <1391>



b 毛公鼎 <0680>



癲鐘 戍組 <又333>

唐蘭曰「襄通懷，爾雅釋言『懷來也』，詩大明『聿懷多福』」（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四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福襄（懷）猷祓彔（祿）」）<又309>

裘錫圭曰「襄當讀為懷，詩檜風匪風『懷之好音』，毛傳『懷，歸也』，就是給予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一頁史墻盤銘解釋「襄（懷）猶髮彔（祿）黃耇彌生」）<又309>

徐中舒曰「襄懷抱，福襄指下文𩓚彔、黃耇彌生言」（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六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𣪕𩰫福襄」）<又309>

李學勤曰「褱讀為懷，周禮小宰注『亦安也』，福懷，猶祿，簡言之就是福祿。一說福字屬上句，懷訓為來，至」（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六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福褱猶彔」）〈X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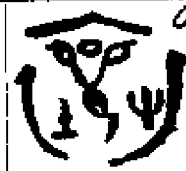
戴家祥曰「褱釋懷，毛公鼎『率懷不廷方』，懷作褱，它毀『沈子其顧懷多公能福』，懷作褱，爾雅釋詁『懷，思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八一頁墻盤銘文通釋「褱（懷）猶眉彔黃耇彌生」）〈X309〉

周法高曰「㾼鐘丁組『褱受余爾䵼福靈冬』〈X332〉，㾼鐘戊組『褱受余爾䵼福』〈X333〉可証唐李以「福」字不屬上句讀之誤，亦可証徐中舒以「褱」字屬上句讀之誤」

〈2309〉「福、褒°、慢、敝、赦、永祿、余爾鬷福」

〈2310〉「褒°受余爾鬷福靈令」

〈2333〉「褒°受

 a

襄 穌甫人匜〈9449〉



鄂君啟節 舟節〈又2〉



同上 車節〈又3〉

郭鼎堂曰「毫無疑問，確是史記楚世家楚懷王六年（公元前三二三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的那回事」（文史論集三三五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大司馬邵鄬敗晉帀師於襄陵之戢歲」〈又2〉

「大司馬邵鄬敗晉帀師于襄陵之戢歲」〈又3〉「大司馬邵昜鄬〈又2〉陽敗晉帀師於襄陵之戢歲」

詞 被 秦國杜虎符 銘 新郪虎符〈大52〉

「凡興士被甲」〈x500〉

周法高曰「說文卷八上衣部「被，寢衣，長一身有半，从衣皮聲，平義切。說文通訓定聲引左襄三傳「被練三千」，疏「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按楚辭九歌國殤「操吳戈兮被犀甲」。」B

〈大52〉「凡興士被△甲」

〈x500〉「凡興士被△甲」

裨　參毀一」字作戎兵、

「㬢、盾、矛、戈、弓、備、箙、矢、裹裨冑、」〈2351〉

唐蘭曰：「原作裨，當指甲。說文：革，雨衣，一曰衰衣。古代的甲是用皮革制成鱗甲形的小片連綴起來的。漢代帝王死後穿的玉押，即所謂金縷玉衣，就摹仿武士的甲，所以稱押。與蓑衣之形相近，所以可以稱裨」（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九頁「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附錄盛壺（一））

〈2351〉

「㬢、盾、弓、戈、矛、備、箙、矢、裹裨冑」

a

鈐 鉿 十六年戟 <3136>

<又242> 「廿年奠命韓恙司寇吳裕右庫工币張阪冶贛」

<又243> 「廿二年奠命𢿋□司寇吳裕△左庫工币吉忘冶𫟹」

卒

卜辭

戭毁一「衣卒博搏」〈又351〉

以衣字為之

唐蘭曰「原作衣，即卒字，完畢。郾王戠戈萃字作莘，寡子卣評字作訡，并可証」（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九頁「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附錄戭毁一「衣卒博搏」）〈又351〉

周法高曰「說文卷八上衣部卒，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臧沒切。段注改本文為「卒，隸人給事者為卒，古以染衣題識，故从衣一」。衣與卒篆文僅一畫之差，故形體上有相通之處。唐蘭語譯「衣卒博搏」為「搏鬥完畢」。

〈又363〉「左軍之卒，僕大夫敗之卒」

䄍

䄍 八年新城大命戦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三四頁䄍字下引八年新城大命戦，今據補。說文卷八上衣部：䄍，卒也。从衣者聲。一曰製衣。丑呂切。

𤇾[a] 裳

省冂又如營 府時鞄平又戒𤇾于省郵

白川靜曰說文勞劇也从力熒省熒火燒冂用力者勞重文鐐古文一字……

金文字作𤇾晉器叔夷鐘銘女巩𤇾朕行師女肈敏于戎攻又曰是少心龔遵靈力若虎堇𤇾其政事又共于箴武靈公之所大系曰讀為經營之營而當如金文編四八二一所云義如勞解作勞也堇𤇾者蓋勤勞也文源曰

堇𤇾其政事依文義𤇾當釋為勞本作𤇾師寰𣪘字从廾為燎之古文象兩手持衣向火中省作𤇾勤勞之勞為𤇾之借義篆變作勞

謂僚屬之字亦與此相近云其字从𣦵者也然與見于師寰之

器銘中皆用為人名字之用義難考

若以金文之字為勞之初形則其字不从力而从衣古文之字形或為其譌變又而火交叉之形為𤎭字之音亦从之而出勞字之本義似為勞賜勞來詩大雅旱麓神所勞矣箋勞勞來猶言佑助魏風碩鼠莫我肯勞亦同義勞來者勞賚易象傳下勞民疏曰勞謂勞賚若勞賚同義則勞之初文當為與恩寵之意之字於𤎭火之前揭衣乃其勞來之法也其聲義承𤎭字从衣者示其儀禮之法因而為事功勤勞之意者也其後製作勞乃作為指農事勤勞之字而从耒作者也从𠬞之形則有關單旅之字也𤎭火古乃作為修祓之聖火惟證明製之初義之用例已難得矣說文新義卷十三下二八〇九—二八一〇頁林潔明譯

亶

中齋鼎一 (大1)

唐蘭曰「亶即禱字，見原本玉篇「禱也」。史讀如事」(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九〇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五十、中方鼎。

「芸亶人入史」(周1)

郭鼎堂曰「亶當是有鬲氏之鬲、故城在今山東安德縣北」(兩考一七頁中齋鼎)

周法高曰「亶，舊釋懷，吉金文錄卷一頁九、双選卷上之二頁一從之非是。此宋時安州所獻六器之一」

裘 省衣 說文古文

只文蓋〈1338〉

蓋〈1387〉

文〈2140〉

衞盉〈Q335〉

衞鼎〈Q336〉

〈Q335〉「南白伯入右裘 裘衞入門」〈Q336〉「矩白伯庶人取堇瑾章璋

于裘衞」〈Q336〉「裘衞廼乃彘矢告于白伯邑父」〈Q337〉「帥騶履裘」

衞厲田三四田」〈Q337〉「邦君厲𨑒付裘衞田」〈Q338〉「廼乃舍裘」

衞林𦬁里」〈Q338〉「舍𩰫顏有嗣司壽商𤔲𦎫裘」〈Q338〉「濂履付

裘衞林𦬁里」〈Q338〉「東臣羔裘」

耆 a

老 殳季良父壺〈2832〉

老 中山王嚳壺〈2286〉

老 中山王嚳鼎〈2287〉

張政烺曰：「古者大臣稱老，此處老指王室卿士之年老者。《左傳》昭公十三年，「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注：「天子大夫稱老」。《禮記·王制》：「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注：「老，謂上公」。」（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壺銘「遣使其老筴賞中仲父」〈2286〉

張政烺曰：「老，國老。《禮記·曲禮》有「天子之老」、「王老」、「寡君之老」。《史記·趙世家》：「趙武靈王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老年八十，月致其禮」。賈之在中山蓋亦其比。」（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六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鼎銘「佳惟慮吾老賈是寔克行之」〈2286〉

〈2286〉「速使賈老筴賞中仲父」

〈2287〉「佳惟慮吾老賈是寔克行之」

〈2287〉「今令慮吾老賈新親達率參三軍之眾」

〈2287〉「慮吾老賈

奔走下耶聽命

者

滕侯耆戈〈30037〉

相邦義戟〈232〉

陳邦懷曰「工大人耆工顏」按照春秋以後物勒工名通例此句刻「工顏」二字即可而如此複雜者，必有其意義。余初予解熟思久之，始明其句意「工」一字句，「大人耆工顏」五字句，「大人耆工」猶今言有經驗之老工人也。說文解字老部「耆，老也」亦其明證。「顏」是「大人耆工」之名（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二期五○頁金文叢考三則(二)相邦義戟）〈232〉

周法高曰「此當以「工大人耆」為句，「工顏」為句。」

〈232〉

「工大人耆工顏」

𦓃[a] 耇 不从老省 所引从老旬字重見〈0632〉

耇[d] 所釋 其〈1805〉

徐中舒曰「耇老也。詩經稱人之老壽不曰黃耇則曰黃髮。年老髮黃則為老人的壽徵」(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六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賭彔黃耇彌生」)〈2309〉

戴家祥曰「釋名釋長幼『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耇,鬢髮變黃也。耇,垢也,皮色驪顇如有垢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八一頁墻盤銘文通釋「褱懷猶眉彔黃耇彌生」)〈2309〉

「周易豐眉壽黃耇」〈2276〉

「周易豐眉壽黃耇霝終」〈2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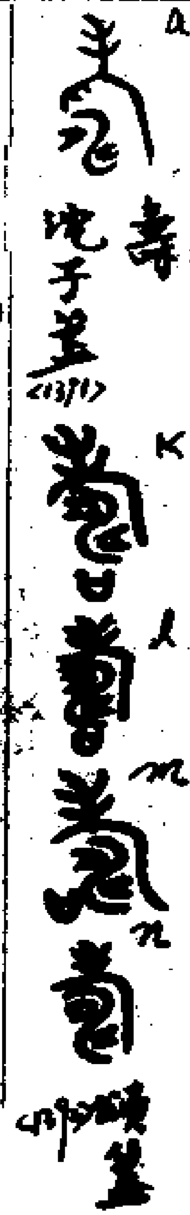
「黃耇彌生(性)」〈2780〉

「子孫永寶用耇」〈4978〉

「父己丑形中耇史」〈6947〉

L

2329 (8-1140) 2742



郭鼎堂曰「□字舊多釋為壽，案与下文眉壽字有別，字實是旓。石鼓文田車有此字，曰其□又□，字之本義蓋謂旌旗之連蜷也。」（兩攷二三三頁至二三四頁邵鐘，既□之□）<55>

周法高曰「攈遺齋彝器考釋卷二第四頁邵鐘一此字摹本作□，第六頁邵鐘六摹本作□，第七頁邵鐘七摹本作□，邵鐘八摹本作□，第八頁邵鐘十摹本作□，該書皆釋作壽。吉金文錄卷二第八頁邵鐘「既壽之廣」注曰「鄭業斅云：壽，暢通，長也。」「壽乃鑄字」，雙劍誃吉金文選卷上之一第九頁釋同文錄，注云：壽，休也，固也，暢也，通暢。按郭氏蓋以為壽字上半通常作

夫，而邵鐘此字上半作夫，金文詁林三五一六遲盨作𦓖，與邵鐘此字頗為相近，可見壽字亦有如此作者。

<又53>「用祈眉壽」<又56>「其眉壽萬年無諆（期）」<又57>「其眉壽萬年無期」<又61>「其眉壽萬年」<又82>「眉壽無疆」<又94>「用賜（錫）眉壽」<又95>「其眉壽無疆」<又141>「用祈眉壽」<又151>「用蘄（祈）匃釁（眉）壽綽綰」<又159>「用旂眉壽」<又175>「用蘄釁（眉）壽無疆」<又200>「用匃眉壽永令」<又203>「其眉壽萬年無疆」<又204>「其眉壽无疆」<又216>「祈釁（眉）壽萬年用」<又278>「用易釁（眉）壽黃耇」<又279>「用易釁眉壽黃耇霝終」<又290>「用𣎵壽」<又291>「其受以眉壽」<又302>「叡叔眔及仲姬其易（錫）壽老多宗永令（命）」<又303>「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又304>「用易（錫）眉壽永令」<又306>「兮師壽召應」<又329>「眉壽霝冬（終）」<又333>「用𣎵壽匃永令」<又335>「矩延乃眔晉遣…

眔暨竟曰」<2338>「含顧顧有嗣司壽，商爵綽綰」<2339>「壽，

商鬬劬」<2340>「用亯孝于文申神，用匃眉壽」<2361>「孝敬父

作盉 如人 □ 媵鼎，其眉壽萬年永寶用」<2412>「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2450>「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2476>「大壽萬年」<2476>「眉壽無

疆」<2498>「用祈眉壽」<2511>「用𣄰祈匄眉壽，萬年無疆 疆」<2511>「

子、孫、永壽用之」<2519>「其行寶子孫永年壽用之」<2520>「眉

壽萬年無疆」<2540>「萬年眉壽」<2640>「其萬年眉壽」<2664>「用祈

眉壽」

[glyph] 考　王子午鼎〈2669〉

[glyph] 簷平鐘〈181〉

[glyph] 中山王嚳鼎〈2840〉「虞(吾)先考成王」

[glyph] 又云「考宅隹(惟)型」〈2840〉

張政烺曰：「《周禮·大司馬》：『以待考而賞誅』，鄭玄注：『考謂考校其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六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考宅隹(惟)型(刑)」，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為「考厇(宅)隹(唯)型(刑)」（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趙誠隸定作「孝庍隹(唯)刑」，按當釋為考，趙釋為孝非也。」

尤" 于省吾曰：「『考』之通詁訓『老』。這是說：不違失于老壽，即長享老壽之意。」（古文字研究第四七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

蔡侯盤「不諱考壽」〈10171〉

<X21>「更乃且祖考△嗣司輔」<X81>「用作朕剌烈考△尊壺」<X20>「

朕文考△鼎簋」<X20>「毛公易錫」朕文考△臣」<X20>「對揚朕考△易錫

休」<X23>「白喜作朕文考△剌烈公尊毀簋」<X52>「用作朕文考△

外季尊簋」<X64>「朕皇考△叔旅魚父寶齋降多福無」<X84>「乍

文考△日己寶尊宗彝」<X85>「乍文考△日己寶尊宗彝」<X86>「乍

文考△日己寶尊宗彝」<X98>「則誨惟乃先祖考△」<X98>「余惟至厥

先祖考△」<X98>「乃令汝更乃祖考△」<X141>「用敢饗孝皇且祖考△」

<X149>「白考△父作寶盤」<X150>「琱生作文考△寬中仲尊簋」<X157>「用

作作朕皇考△禹叔碩父尊鼎」<X159>「用敢卿孝于皇且考△」<X197>

「永用作朕文考△乙公尊盨」<X207>「用喜孝皇祖文考△」<X243>「考△

叔皓父自作尊簋」<X257>「考△母作簋」<X258>「考△母作簋」<X259>「考△

母作簋」<X279>「友其用追孝于皇考△」<X283>「衛作文考△□仲姜氏

盂鼎」〈文284〉「用作朕文且考寶尊毁」〈文285〉「隹十月子𢍰作文

考寶毁」〈文286〉「趠祖成考」〈文287〉「虘吾先考成王」〈文287〉「考宅侄

帷型」〈文287〉「卲昭考成王」〈文290〉「用康惠朕皇文剌烈且祖考」

〈文291〉「仲爯善𢦏厥考」〈文292〉「作朕皇文考寶尊」〈文293〉「余考」〈文294〉」

「昔才在𠾱考公氏克逨玟之王」〈文296〉「臣朕皇考穆穆王」〈文297〉

「用井型乃聖且祖考」〈文298〉「乍作公上父尊于𢍰朕考𩵦季易

父敦宗」〈文299〉「朕皇考德叔大𧖴鐘」〈文301〉「用乍作朕文考逨

叔寶毁」〈文301〉「用乍作文考公叔寶毁」〈文302〉「其用享于文且祖

考」〈文309〉「害𧫷庠妻文考」〈文319〉「剌烈祖文考于𢽤𣪊」〈文320〉「

𠭯皇且考嗣威義」〈文320〉「乍且考毁」〈文321〉「用乍文考寶毁」〈文326〉

「用乍皇且祖文考尊壺」〈文329〉「文考克明厥心」〈文329〉「𤕌不敢

弔師且考秉明德」〈文333〉「皇考丁公𩐎鐘」〈文333〉「弋皇且考高

對爾剌嚴才（在）上」<2335>「用乍（作）朕文且（祖）考△寶毀（簋）」<2336>「衛

用乍（作）朕文考△惠孟寶般（盤）」<2337>「衛用乍（作）朕文考△寶鼎」<2338>

「衛用乍（作）朕文考△寶鼎」<2340>「用乍（作）朕皇考△癸公障（尊）鼎

<2348>「王唯念戜辟剌（烈）考△甲公」<2349>「朕文考△甲公」<2393>「白考△」

父乍寶盤」<2433>「井姬歸亦列祖考△夌公宗室口」<2498>「用享用

考于朕皇考△」<2532>「召乍（作）文考日丁寶障彝」<2537>「考△母乍（作）簋

考△」<2540>「白（伯）虎盧肇（肇）乍（作）皇考△剌公尊毀」<2541>「用乍（作）朕文

考易中（仲）障（尊）毀（簋）」<2546>「余用乍（作）朕文考△大中寶障彝」<2640>

「隹十月趞嬰作文考△寶毀」<2663>「瘨史乍考△障鼎」<2664>「用享

以考于我皇且祖文考△」<2697>「爭庚絲（茲）乍（作）阜厥文考△尸（夷）弔

叔寶障彝」



加藤常賢曰孝

金文

篆文

字形自說文繫傳曰老亦聲以來說文義證說文通訓定聲說文句讀等多數學者皆从此說可是禮記祭統篇有孝畜也又釋名曰

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釋言語

孝經援神契（孝經邢疏曰

庶人之行孝曰畜以畜養為義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養其親也

論語亦有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

又書經酒誥曰孝養其父母大戴禮保傅篇亦有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並以畜養字釋孝非偶然之事也觀孝好畜養諸字知其非老聲也余以為乃从子聲也好本來乃子聲之字別字有𡚸洪範之無有作好說文𡚸字條下引作𡚸說文曰人之姓也多數學者對於此並無說然不知其為殷姓之好即子姓之別字也孟子梁惠王下畜君者好君也故子聲為畜之音轉而為好詩經及金文中孝畜字通用不僅如此以說文為始所有釋此字者皆曰善事父母或善父母不僅用父母二而且用善字亦有其意故余以為孝字乃从老子聲之形聲字也

字音唐韻為呼教切然正如前述其音當為畜關于此音馬瑞辰曰

古畜字與孝好皆雙聲同在曉母故同義也……畜孝古皆讀若朽好讀若丑音近義同（毛詩傳箋注釋卷四邶風燕飛篇）

知孝畜二字音通也黃生義府卷上亦有

好字上聲音吼去聲音獸古音或借用畜字此一音之轉也

子表示此音子音變為丑（妞）音畜音更變為好音也

字義養事老人之意也禮記內則孝子之養老全文最後之字為老字與食字之合文會意字也 此字用為用養孝用高陳逆父簋曾伯簋此字作器作孝故與孝同字在此字亦可知養老人為孝也（漢字之起源八九二－八九三頁林潔明譯

李學勤曰孝晉即孝友常見于古書詩六月「張仲孝友」傳「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如果連上讀為「惟辟孝友」就不通了。（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孝眚史牆」）〈R309〉

〈R141〉〈R8〉「幾父用追孝▲」〈R53〉「其萬年用享用孝▲」〈R54〉「用孝▲用享」〈R200〉「用敢饗孝▲皇且(祖)孝▲」〈R159〉「用敢卿孝▲于皇且考」〈R200〉「用高孝▲皇祖文考」〈R228〉「用追孝▲孝▲侃前文人」〈R291〉「𩂣其用追孝▲于其皇考」〈R286〉「慈孝▲寰惠」〈R358〉「隹唯辟孝▲友」〈R327〉「用追孝」〈R333〉「追孝▲于高且辛公」〈R340〉「用高享孝▲于文申(神)用匄釁眉壽」〈R346〉「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高享孝▲」〈R348〉「其用𩙿(夙)夜高享孝▲于乒歐文且祖乙公」〈R349〉「用穆穆𩙿(夙)夜障(尊)高享孝▲妥綏福」〈R351〉「用𩙿(夙)夜障(尊)高享孝▲于乒歐之母」〈R435〉「孝▲杞

孝祭」<2435>「孝祀孝△祭」<2498>「用享用孝△于朕皇考」<2540>「用享

用孝△」<2661>「用享以孝△于我皇且祖文考」

黄盛璋曰云以地望為南上郡宜陽縣北正諸說，見路史國名紀上郡在今荊天小題然不遠，當以其地有之界，西加以附亦且路史國名記謂是以之為學的宜陽與毛的關係，記載也毫無可考，推此只於詩經衛風。其地近京，而鄰與毛音同，毛國在此，較上二說稍為合理，並有地已可據，但記載亦無確證，按丘究在何處也不能詳。今從殷西至淇縣，舊為朝歌，為衛國都邑中間須跨越一塊高臺地方，上郎倫此高臺為旋止處，可能也在於此附，因毛公封地在東方，與衛相互毗鄰，其同藍複較故國並須墾東方，以當時形勢需要，這樣分封布置是合乎事理的，毛也可能在城附近，但早期對於毛之地理位置之說之無

可考，一時還難於確定（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七九

一八十頁、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問題）

<9.20>「毛公遣仲征無需」<9.20>「毛公易錫朕文考臣」<3410>「酮司

工後毛形叔右此入門」<3344>「善膳天旅白伯乍作毛中仲姬障

尊鼎」<3387>「裝且辛毛亞形中繇」



九　白川靜曰：「與邦司相對，夷司者蓋乃夷族出身者也。蓋管理者之所屬乃同一種族之人。宜侯夨毀銘作「鄭七百厥夷千又五十夫」，特別加上「厥」字，想為將被征服氏族作為人鬲時採用此種管理形態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七〇頁六一一大盂鼎林潔明譯 <0676>

白川靜曰：「夷，綴遺解為西戎，以盩自之名及召公分陝之說為證。然大保東征之事乃在大保毀以外之器亦見之事。金文之用例上夷本應為東夷，南夷器銘中所云者恐亦與大保毀同時之事也。」（金文通釋第二輯七四－[illegible]五頁五旅鼎林潔明譯

<6459>

唐蘭曰：「即夷。左傳桓公十六年記「衛宣公烝於夷姜」，可見夷為姜姓，王姜因同姓而命作冊睘去安夷伯。詩葛覃「歸寧父母」，毛傳「寧，安也」。左傳有四個夷，隱公元年的夷國，在山東即墨附近，為妘姓。莊公十六年晉國所伐的夷，在成周附近。僖公二十二年楚伐陳取焦夷，是陳國的地。只有閔公二年齊人殺哀姜於夷，是屬於齊國的。看來姜姓的夷國，春秋時已經併於齊國，或是齊的附庸了。」（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九一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五二作冊睘卣「安尸白」）<2717>

「隹周公于征伐東尸，豐白尃古」<2739>「𡉚捭伐尸夷童」<2697>

<2924>「䜌庚嬴蔑作䜌甗文考尸夷弔叔寶障彝」



居 居



<1349>



鄂君啟節 車節〈又3〉「庚居鄉巢」

參卷六8375C鄉字條

〈又3〉「庚居鄉巢 庚郢」



α 厗 競卣



史墻盤



衛鼎甲



王子午鼎



王孫誥鐘

α 白川靜曰：白厗父之厗，蓋辟之異文，與驫羌鐘之韓辟之辟字形相同，乃刑辟加于人之象也。刑辟為字之本義，然金文中多用為辟君之意。

大系中以伯辟父為見于彔伯諸器中之彔伯𢦔之字，曰：此器花紋形制與彔伯𢦔卣如出一範，決為同時之器無疑。疑厗父即𢦔之字也。厗通夷，𢦔吳大澂、孫詒讓均釋為戎字，孫謂字乃从戈冬聲。孫說甚合義例，似信。名戎字夷，王引之所謂連類之例也。作器者之競，與敔觶之仲競父殆亦一人。謂厗與夷通者，蓋以厗為遅之初文也。淮南原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注：夷或作遅。然銘文之厗明為辟之初文，又𢦔亦難

釋作戎也戎別有其字兩字之釋既誤則難以之為名字相對之例也又以本器與汆伯𢦏卣之文樣類似而以兩器之作者為一人亦極為武斷之說也伯𨸏父所率之戍𠂤之軍與汆𢦏卣中汆𢦏所率之戍周師氏之軍乃截然不同之軍隊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一五四—一五六頁八七競卣林潔明譯<2732>

徐中舒曰「犀當釋為夷說文遲籀文作遲从犀而遲又或作遟从𡰥𡰥讀與夷同（漢書樊噲傳注）是犀即與夷同又詩經中「周道倭遲」可以極遲」兩遲字韓詩並作夷此亦遲夷通用之証𩛥攸从鼎「周康徲宮」唐蘭以為即周康王宮中的夷王之宮其說實不可易𪓐犀連文亦見王孫遺者鐘甫大也夷平易也甫夷言其平易近人」（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五頁西周[illegible]

戴家祥曰「犀讀夷。說文遲籀文从犀。錢大昕曰（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陵遲而至于二世」，漢書作陵夷。平準書「選舉陵遲」，漢志亦作夷。司馬相如傳「陵夷衰微」，漢書作遲。古文夷與遲通，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淮南原道訓「馮夷大丙之御」，高誘云夷或作遲。婁壽碑「遲侇衡門」，即棲遲也。說文遲或作遅，从尸，古文夷字。（廿二史考異卷五）」

甫犀一詞，古書未見，以聲類求之，當讀倭遲、籧篨，可讀胡篨，倭或作委，皆深喉音，故倭遲可假胡犀，或委蛇。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鄭箋「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蛇音移」（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七頁嗇盤銘文通釋）「甫犀」夷。文考乙公[illegible]遽趣衷」

周法高曰「唐蘭讀𩰫犀為『蕩蕫』，徐中舒讀為甫夷，大學勤讀為胡夷，戴家祥讀為倭遲，裘錫圭謂郭氏讀為舒遲，或疑當讀為胡夷。余舊日著金文零釋讀為舒遲（見金文詁林六一八二—六一八八頁引郭氏與余均係據昭釋〈8080〉王孫鐘『不𩰫寵龔恭犀』）。余於卷五〈5580〉一箇字條已說明𩰫為箇之象形字，則唐說不可從，戴說亦隔訶，郭不可信。『胡夷』連文少見，『舒遲』較順，然箇與舒聲母不近，皆有缺點，當俟續考。」

趙世綱、劉笑春曰「廔即遲，說文：遲，徐行也，从辵犀聲。籀文从犀。𩰫舒遲語見王孫遺者鐘、王孫誥鐘等，意即恭敬禮讓，從容不迫。」（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二九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

雙煩遇 <2669>

參卷七 0805 害字條

<2309>「害護犀羣文考」 <0337>「井邢人偈犀。」 <2669>「卣韓夫害犀。」

屈 a

[illegible] 走屈中沱[illegible] <9124>

[illegible]

留篙編鐘 <1.457>

周法高曰：「屈柰」為月名，參卷一〇〇三〇柰字條朱德熙說。古文字字形表三四〇頁、古文字類編四八頁屈字下收留篙鐘，今據補。

<7.45>

「隹(惟)留篙屈柰晉人」

履 衛鼎乙 <2832>

唐蘭曰：原作履，踐踏。此處指踏勘疆界。大簋記王把趞睽的里賞給大，以後曾派善夫豕和趞睽去「履大賜里」，與此同義。左傳僖公四年：「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履也指定界。過去連上句讀成「賜我先君履」，是錯的。（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五祀衛鼎（2832）

龐懷清等曰：履為履的本字。說文「履，足所依也」，意即踐踏。（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五四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衛鼎乙）<2832>

〈2339〉

「卽顧△履裘衞屬田三四田」



舟

舟父丁卣〈2815〉



父戊舟爵〈1851〉



鄂君啟節 舟節〈x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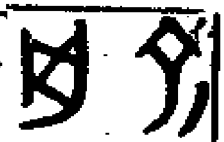
盧連成、羅英杰曰：「舟，說文：『船也。』楚管理葊京四部各政務，兼職領葊宮內宰，掌治舟船。昭王時麥尊有『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述（尤）。迨王客葊京酌祀，雩若翊日，才（在）璧雝（辟雍），王乘于舟為大豐……侯乘于赤旂舟從』。由此段銘文知葊京距宗周甚近，葊京附近有辟雍大池，王常在葊地辟雍大池中泛舟為大豐之禮，諸侯、王臣多乘舟從之。『大豐』，郭氏謂即大封，周禮：『大封之禮合衆也。』武王時亦在此地舉行過大豐之禮，有大豐𣪕可證。適𣪕有穆王才（在）葊京，乎漁于大池。靜𣪕有，王以與吳𠦪……于大池。豐京（葊京）附近既有大池，任王泛舟，想以池內舟船當不在少數，楚職領葊官內宰，掌治葊京辟雍內舟船使用、管理、修造

之事似應在意中。（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一三一頁陝西武功縣出土楚段諸器，楚段「嗣弇(莽)啚(鄙)官內師舟」）

〈又2〉「屯三舟為一舿」〈又539〉「舟父甲」如卯「成舟」

俞





魯伯大父盨 <2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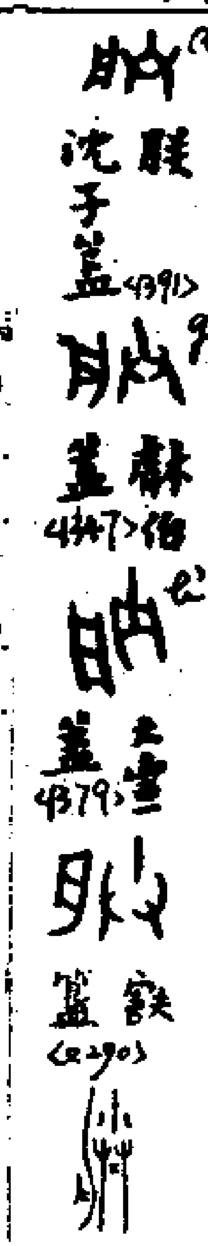


孳乳為愉

魯伯俞父盨 <[illegible]>

<2253>

「作無者俞寶鉦鑃」



白川靜曰說文朕我也闕我也之訓見于爾雅釋詁等然大凡代名詞多為假借義故本義當為他義也……

字見於卜文金文羅釋中一八以為予意朕當以訓兆為初誼故象兩手奉火形而从舟火所以作龜致兆舟所以承龜訓我者殆後起之誼矣

郭氏以羅氏龜兆之訓為是關於字形則曰

余以為象兩手奉斧形字與父同意矣象雙手奉斧殆兵之初字朕字从此殆謂持斧以契龜金文有从八作朕者八即示分剖之意小篆从火殆由此譌變者矣且以聲而言侯乃賸之省乃朕聲或朕省聲又如送字許書雖不云灷聲然以

辵部各字例之弁宜爲聲 朱氏文字編 卷八．六引

而與此說相類者則有譚戒甫存之說曰

朕當訓舟縫也引伸爲朕兆又借爲自稱之朕舟有縫隙必得火以照之始見蓋其耑甚微蓋龜兆之坼不可遽視故引伸之可爲朕兆字也古不論尊卑皆得自稱爲朕意謂人之知識必如火之光明幽隱畢察因以爲己之稱此以朕訓我之由

皆由朕兆之義與龜兆結合而諸之者也葉玉森曰

朕與釁古訓同釁塗隙也朕象兩手奉火釁舟之縫此爲初誼後舟縫亦曰朕猶凡隙亦曰釁 說契 五

以爲釁塗舟縫之義淵源以关爲弁之象形魯實先亦曰

朕之爲字乃以舟以弁以會意舟以象其履弁以示其冠以

𦨣履而構爲朕字以戈初而構爲我字戈初者一種兵器
𦨣履者一人之服故於自稱則我爲大名朕爲小名也若余
从舍省而舍爲一人之所居處一家之所止故於稱身自謂
則爲大小通稱至於卬吾台予之屬又皆余我二字之通借
孳乳也李釋引

此爲以朕我之訓爲主之說也然各異其說然無以舟形爲朕
之初形者也

字在卜文金文中用爲朕我之義無因代名詞之用大概皆爲
假借非可以其義識字形也又字𦩍从舟而解爲舟縫頗與段
前等从舟諸字之關係難以說明吳楚濤指中以关爲送之初
文曰

朕从舟則象舟之達送斷然無疑矣而考工記以朕條革文

有朕兆之稱何也蓋舟必順流而行循舟之迹隱然如有迹焉既過則迹復合故朕行者舟行微迹也引申之凡事之理其迹甚微亦可稱朕凡事理之初見甚微者亦可稱朕莊子應帝王云體盡無窮而遊無朕列子俶真訓曰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是其義也謂舟縫之說似矣而實未協也

从舟送之義而說無朕之意以关為送之初文是也然仍以舟行解字亦為陷於臆說者也舟形之字為盤之初文朕為以賸送為本義之字賸之初文也关非奉火主之象其所奉持者近于午形蓋為禮器也关有賸送之義其讀以盤中之物饋送之也以此授受故受字从舟形其盤也食物有稱作盤者遺送財物曰賸从嫁者曰媵金文中稱賸器者甚多曰媵殷賸簋[illegible]賸盤賸器字又作朕其字西周以後朕賸盤用朕賸為[illegible]

可無疑也凡从朕者多有承賸送之義者
朕之古代用法見于卜辭不一定用為一般之代名詞似指特
定身分之人有

甲申卜王羌弗戈朕史二月

甲戌卜余令角婦載朕史

等例史事也卜辭言載王事之例甚多載朕事文例亦同據王
族卜辭則子我余朕等用為身分之固有稱號朕亦王族中人
此等用語其後一般化而為代名詞故朕與余予等為同系之
語本為音之假借之用義也

在金文中初期用為朕我之意我之所有格如朕文祖朕皇祖
朕皇考朕宗君朕先姑君朕丕顯文武又有如朕後男朕之子
孫等亦有如也𣪘之拜稽首敢𣪘告朕吾考命朕吾連用者叔

𦅫鐘亦有余朕身連用之例 一人稱代名詞之重複在文獻中亦多有之 也設銘之下文亦用吾考我多弟子我孫等語皆為領格朕我之義 金文之整個時期皆用之 然至後期用朕為賸之義而作賸朕古用為自稱之詞 然本義為賸送 身為盤而矣則亦賸送之意 毛公鼎銘列種種賜與之後曰易女茲矣用歲用征者乃錫汝茲送之意也 謂賸贈也 說文新義卷八下一七四二一一七四四五頁 林潔明譯

b' 白川靜曰 佳朕又慶簋齋釋朕為賸器名中亦有同此者……然朕在金文中幾乎全用作領格 亦有如郭氏釋作賸之說 然以朕假為賸者如𦅫郘父鬲乃僅見于稍後之器 又周公設用作朕臣天子有永之意 此處用此訓亦可 今釋作與余同義 余

文通釋第一輯三二—三三頁—大豐毀林潔明譯〈4379〉

白川靜曰郭氏以為「朕辟天子」與「獻」白為二人並列曰
言獻之君天子與獻伯錫之以金車金當是天子所錫
車當是獻白所錫
分別從二人受賜之例金文中似無所見陳氏雖並非如此分
說然仍解作為天子與獻白賜金車金車土如從小臣宅毀易「
金車馬兩之例可知金與車非分為兩物金車實是一物也獻
為獻白之臣對王而言則是陪臣以陪臣身分而受王與自己
之主君合賜金車之事亦難於理解此皆因以「朕辟天子」與「獻
白」當為二人故陷於混亂「朕辟天子」與「獻」白者蓋應解作同位
語天子與王在後世作為同義語然於古代兩者似有分別「朕

「辟天子」者與「朕辟」相同，「朕辟」非限于王，亦對其主君之稱，故當以主從之關係而言之時，正如「𤼈𣪘」「朕臣天子」，「頌鼎」「畯臣天子」中天子與臣對稱，𤼈𣪘麥尊中天子王辟各依其語義而分別使用，於此可見其關係。又銘文中之記事中稱王，對揚之語中則稱天子之例多見，亦可見其用語上之區別。天子似本為東方氏族之語，彔父彔子耶雖於殷亡後仍稱天子，耶可見「用天子」一語之周初金文之例，東方系之器中其例甚多，乃從帝之嫡子大子之意引申而出之語，多用為對自己之辟君之尊稱。又彔伯𢦏𣪘中稱其文考為釐王，依其出身及家世，則亦有對其祖考用「王」之語之習慣。

「朕辟天子」者與召圜器中言「皇辟君」之語例相同，上文中單言獻伯者則是作為獻之主君之稱也，下文之對揚之語則單稱

「朕辟（金文通釋第九輯五〇八—五〇九頁，四九獻毁，林潔明譯）〈134〉」

孫詒讓曰：「朕，陳介祺誤作「聃」，劉心源釋朕，郭沫若注作「縢」，陳夢家說「朕應釋作「賸」」，說文「賸，送書也」，孫作云曰：「朕作我的，我講，並作「予懷」。引邢侯簋「朕臣天子」、少虞劍「朕余名之」等為證。」于省吾曰：「金文中的朕字，通常作為領格用，即我的之義，朕字後必連以名詞，西周金文從無以朕代我之例，尚書中的朕字係後人竄改，不應援以為例。」朕字應作眡，也即畯字，經傳通作駿，古韻蒸、諄通諧，故金文借朕為畯。井侯簋的朕臣天子即畯臣天子，畯臣天子習見于金文。爾雅·釋詁「駿，長也」。這是說長為天子之臣（關于天亡簋銘文的幾點論證）」

又下一字徐同柏、吳式芬、孫詒讓、吳大澂、劉心源等皆釋作德

郭鼎堂曰「字僅餘一鹿形，从鹿之字在此可適用者僅有慶之一字，有慶連文乃古人常語……其在金文則秦公鐘與秦公毁均有高弘有慶語，故此銘之必為唯朕有慶，斷可無疑」（大豐毁韻讀）聞一多亦釋為慶，謂「有慶見秦公毁，慶古慶字，『隹朕有慶』句法與伯䢅毁『隹句萬年』同」。于省吾釋作蔑，他說「蔑字各家都誤釋作慶，細察最近新拓墨本原篆作蔑，其為蔑曆之蔑毫無疑問」「唯朕有蔑」承上句「亡（系天亡省稱）助□復京」而言，亡助這句話的意義雖然不能強為之說，但系「天亡」嘉贊某種寵迓之義，這是不難理解的，在某種寵迓之下才接以「唯駿有蔑」，這是「天亡」自己說要「長久有所勉勵」，也即今後長此奮發效勞之意」（關于天亡簋銘文的幾點論證）（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七七——一七八頁天亡簋銘文匯釋）（1979）卽大豐

毀

易〈又20〉

錫 ┐ 朕△文考鼎鑒 ㄴ〈又20〉 ┐ 毛公易錫朕△文考臣 ㄴ〈又20〉 ┐ 對揚朕△考

休 ㄴ〈又21〉 ┐ 用作朕△文祖盆仲尊毀簋 ㄴ〈又23〉 ┐ 白喜作 作朕△文

考剌烈公尊毀簋 ㄴ〈又28〉 ┐ 伯百父作作孟姬朕△賸鎣 ㄴ〈又29〉 ┐ 伯百

父作作孟姬朕△賸般盤 ㄴ〈又12〉 ┐ 用作朕△文考外季尊簋 ㄴ〈又53〉 ┐ 與

朕△以熊 ㄴ〈又64〉 ┐ 朕△皇考叔旅魚父寶鬻降多福無 ㄴ〈又98〉 ┐ 敬夙夕

勿廢朕△命 ㄴ〈又151〉 ┐ 用作朕△皇考弔叔碩父障尊鼎 ㄴ〈又197〉 ┐ 永用

作朕△文考乙公障盂 ㄴ〈又264〉 ┐ 用作朕△文且考寶尊毀 ㄴ〈又4〉 ┐ 用作

作朕△文且祖寶毀簋 ㄴ〈又8〉 ┐ 對揚朕△皇君休 ㄴ〈又8〉 ┐ 用作朕△剌烈

考尊壺 ㄴ〈又285〉 ┐ 往唯朕心皇祖之武 ㄴ〈又286〉 ┐ 用往唯朕心所於 ㄴ〈又287〉

┐ 文隱降休命于朕邦 ㄴ〈又290〉 ┐ 蕃穡帀朕心 ㄴ〈又290〉 ┐ 皇之剌烈

且祖考」〈2290〉「朕立位」〈2290〉𤔲將實朕多御禀」〈2292〉「匡朕皇文

考寶障」〈2288〉「臣朕皇考」穆穆王」〈2290〉「乍作公上父障于粤朕

考寶李易父𣪕宗」〈2299〉「師臾肇乍作朕剌烈且祖虢季寬宄公

𨒅叔」〈2299〉「朕皇考德叔大𧀼鐘」〈2340〉「用乍作朕文考𨒅叔

寶毁」〈2301〉「夙夕勿灋廢朕令命」〈2303〉「齊侯乍作朕媵子中仲

姜寶盂」〈2304〉「用作朕皇祖應侯大𧀼鐘」〈2335〉「用乍作朕文且

祖考寶毁簋」〈2336〉「衛用乍作朕文考惠孟寶般盤」〈2337〉「衛用

乍作朕文考寶鼎」〈2338〉「衛用乍作朕文考寶鼎」〈2339〉「𤔲司朕

百工」〈2340〉「用乍作朕皇考癸公障尊鼎」〈2349〉「朕文考甲公」

〈2357〉「朕之母竸敏竈行」〈2369〉「用乍朕文且實毁」〈2450〉「齊侯乍

作朕媵子中仲姜實盂」〈2476〉「余夙夕虔敬朕祀」〈2476〉「以康奠

協朕或國」〈2478〉「用獻用酌用享用孝于朕皇考」〈2496〉「休朕皇

君弗[illegible]忌乍厥寶匜」〈05911〉「用乍作朕文考易中仲陣尊毀簋」

〈05927〉「余用乍作朕文考大中寶陣彝」〈07237〉「休朕公君燕侯易錫

圛貝」〈07698〉「用朕媵嬴龖母」

般 般 [illegible]

弔乳爲盤 兮甲盤 [illegible]

白川靜曰：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重文錄古文一字，以爲乃般辟般遊之字者也。段注曰：般辟，漢人語，謂退縮旋轉之皃也。大射儀賓辟注：辟，逡遁不敢當盛。釋言曰：般，還也。還者今之環字。旋也。荀爽注易曰：盤桓者動而退也。般之本義如是，引伸爲般遊、般樂。

關於字形，謂殳謂所以剌船者也。以爲操舟楫之義。繫傳亦以爲殳檝之屬。然从殳者多爲擊物之形，以爲舟檝之象者實不適切者也……

卜文金文亦有其字，特別是殷王般庚之名，以凡庚二字合文示之。凡寫作H。郭氏卜辭通纂業二九曰：

月乃凡字槃之初文象形前片作般即後來之般字譌變所
為从舟从殳而杯槃字乃益之以木作槃或益之以皿作盤
金文伯侯父盤字則从金均槃文也
即以从舟形之字乃後代之譌文字本从月者也然金文之般
皆从舟形以此言之月般當解作一字也粹編一一二葉中有从舟
上有人操檝之形之字以為疑是般之古文淵源亦曰从殳楫
棹也兩舟般旋相避此為般李氏集釋中則以郭說為是曰
郭氏說般凡槃盤諸文衍變之迹是也凡與舟異物而二者
文古僅毫釐之別後世从凡从舟之字每多相混更進而凡
亦或作舟矣周禮春官司尊彝云皆有舟此言諸彝下有承
槃凡字當作凡云皆有凡也般字本从凡从攴象盤之旋譌
而从舟遂有象舟之旋之義且契文即有从舟作般者知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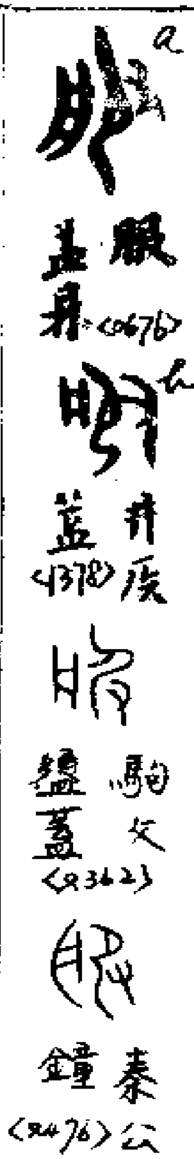
弁二字混用殷世已然矣

卜文之殷字所从亦盤形之器與金文之字形之間有多少繁簡之別然非他字也李氏解作盤形而非般辟之義以般旋之義說之然字明顯地从攴擊之之形古書中之般遊般樂之字皆作般般為擊盤而為樂也與𣪊字之為鼓銅鼓形之南任之樂器鼓字為擊鼓之形者相同本謂般樂也般辟般遊之義蓋為轉義也(說文新義卷八下一七四六——一七四八頁林潔明譯)

赤塚忠曰𠬝為𠬝之誤寫也殷代有𠬝(師般)在殷王朝有顯著之地位者也作冊般恐為師般之後胤也(殷金文考釋三四頁豐鼎第二(16)林潔明譯)

參卷十(一)08 𩔲字條

<X13>「中友父作般▲盤」<X21>「麗般▲盤」<X29>「伯百父作作盂姬朕媵般▲盤」<X30>「筍侯作作叔姬媵媵般▲盤」<X216>「飯者月公子土折作子中姜[illegible]之般▲盤」<X337>「王作豐妊單寶般▲盂」<X336>「齊[illegible]開[illegible]作朕之[illegible]惠盂寶般▲盤」<X339>「[illegible]白自作般▲盤崇鎣」<X262>「宗中仲作尹姞般▲盤」



a白川靜曰「大服亦見于班毀番生毀銘班毀因作「登於大服廣成厥工」番生毀因「如不顯皇且考穆a克誓厥德嚴在上廣啓厥孫子于下勵于大服」等大服者指重要之職事也多指王之職事此處則對在此昧爽中舉行之大禮命之輔弼之意也職事之內容記于下文a〔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五八—六五九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

〈0085〉「服夷」〈0292〉「令肄服」〈0336〉「嗣司工空邑人服」〈0362〉「雩厥

取雩家服」〈0362〉「雩厥獻雩厥服」〈0476〉「具即其服」

𦨴

舿 說文所無，一舿二字合文

鄂君啟節舟節「屯三舟為一舿」(又2)

郭鼎堂曰「三舟為一舿，五十舿則為一百五十舟，是限制其一

次所能行駛的舟數」文史論集第三三六頁關于鄂君啟節的

研究(又2)

于省吾曰「按舿字从舟夸聲，舿即舸之古文，以聲言之，从夸聲

與从可聲并屬淺喉，以韻言之，舿屬魚部，舸屬歌部，二部古通

例如古文字的俎即宜字，說文駱為駕之籀文，奢之籀文作奓

又如華表即和表(見漢書尹賞傳注)，都是魚歌通諧之證。方言

九：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節文作舿，从夸聲，夸从于聲，方

言作舸，从可聲，古从于與从可聲之字多含有大義，說詳王念

孫釋大由此可見艕舸二字音義并相通舸為大船所以說也

集三舟以當一舸則五十舸抵一百五十舟是以此數為之限

度（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三至四四四頁鄂君啟節考釋）<92>

<92>「屯三舟為一艕。」

方 戊甬林 <0617> <0813> 般 航 中山王譽鼎 <0289>

白川靜曰：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重文鎵从水之字……徐中舒之耒耜考（集刊二本一分）以字為耒耜之象……（引文从略 譯注）以字為耒之象形自耦耕而有併之義也然方之字形與加藉靜嘉諸字所从之耒形稍有不同之處尤其是以耒耜說之則不能說明放防邊等字从方之意葉玉森以字从刀形曰方殆象架上懸刀形殆謂邊裔之國習俗如是如名之曰夷曰戎或曰方而已（說契三）从卜辭中稱異族之國有稱土方馬方井方苜方召方等稱方之例从卜辭之用義而求其字義者也然字亦非架刀之形李氏集釋曰

卜辭言方除少數例外大抵均方國之名至東土南土當即

東方南方郭氏讀土為社方為祊似有可商

東土南土據辭例當為殷王室之經營之地並非單指東方南方者也

放部上四曰放逐也謂放竄之刑又該部之敫歝二字其字形皆為表示斬首祭梟之俗者也前已論及放為毆方之象敫敫則添其頭部之形故方字乃意味磔人而以之為祭梟也以此放逐邪靈而呵禁曰放此此為厭勝則曰防防也者在神之防降之聖梯之前置方以為防禁也尤其是在與邊裔之異族相接之塞徼有多種呪禁之方法然最為普遍之方法為祭梟設邊塞之事塞字亦為示於其聖所填塞呪禁用之呪具之玨之意者也邊字示其祭梟之儀禮自為鼻敫其下部含有方字磔屍

之象以此為邊境之呪禁故其地曰邊曰塞又稱其地曰方其地之異族稱為某方金文中除夷方外尚有虢季子白盤用政蠻方毛公鼎率褱不廷方之例又放字在鬲攸从鼎銘我弗具付鬲攸其租射分田邑則放用為放逐之義與散氏盤銘之在違反契約時則自詛曰傳棄之之語所見者相同在古代之放或傳棄乃記述了作為贖罪之追放儀禮之事字之原義當以此種古代儀禮為背景而推考之凡字形中含有方之諸字中多有承方之原義者也說文新義卷八下一七五〇—一七五二頁林潔明譯

戴家祥曰古方旁同字旁从凡聲聲符附加字也書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本紀作旁聚布功呂誥烏呼天亦哀于四

方氏、四方蕃、四旁也。」逸周書世俘解「武王克殷后，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史記周本紀但言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十一年伐紂陳師牧野，革殷受天明命，不言出征四方，此豈司馬遷所謂「書缺有間矣」，抑或對百家軼聞採取保留態度。今獲此盤銘，可以補其缺略。（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五－六六頁，牆盤銘文通釋「遹征四方」）〈2309〉

周法高曰：「白川靜以將方之字形與呪禁有關，無據，戴家祥以將爲从爿聲，非是。」

唐蘭曰「方𪎉與方國義近，詩大明『以受方國』」（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又309〉

史墻盤「方緣𪎉亡無不䂓見」

周法高曰「師旂鼎『方雷』」參卷十一、六〇一雷字條唐蘭說」

〈又98〉「備有四方」〈又218〉「史速作寶方鼎」〈又287〉「宮兮舍余方壯」〈又287〉「于四方」〈又287〉「方𨙸數百里」〈又287〉「虔寡人庸其惪」〈又287〉

「王堂方二百七尺」〈又289〉「悳哀后堂方二百七尺」〈又289〉「王后堂方二百七尺」〈又289〉「夫人堂方百五十七尺」〈又289〉「大𨟍宮方百七尺」〈又289〉「自𠭯宮方百七尺」〈又289〉「正奎宮方百七尺」〈又289〉「𢽉宗宮方百七尺」〈又290〉「隧施于四方」〈又309〉「適征三四方」

<x2297>「于䜌蠻之無不興兒」
<x2317>「甸有四方。」
<x4967>「以虩燕方。」
<x4967>「甸有四方。」

兒 甲兒 辭〈2424〉 小臣兒 貞〈636〉

加藤常賢曰兒

契文 [forms] 金文

篆文 兒

說文曰从儿象小兒頭囟未合以爲會意字也然實爲从儿說文釋爲仁人（傴僂之小人）曰（齹）聲形聲字也

字音唐韻汝移切也然實以齹爲聲符則爲五雞切也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爲儿字明顯地乃傴僂之小而柔弱之人之意也

字義傴僂之矮小之柔弱之人也說文婗字曰婦人之惡兒者乃指女子而言者也故此一兒字乃男子之惡兒之意倪之本字也其引申義則爲小孩之意音亦轉爲汝移切（漢字之起源三六八－三六九頁林潔明譯

<X82>

「隹正月初吉丁亥邾王之子庚兒」

<X4[illegible]>

「兒」

a

允　从女

不𡢁簋　㪚允 〈4393〉

中山王譽壺 〈9286〉

班簋 〈大6〉

白川靜曰：允，說文訓信也，以爲从儿㠯聲，而㠯聲不合，段注改爲从㠯儿會意，曰：大徐作从儿㠯聲，㠯非聲也，今依韻會所據小徐本。㠯，用也。任賢勿貳，是曰允。此會意字，然亦不合於造字之法之說也。……

文源以獵狁字金文中作𤞞，又夋之上部與允相類爲證，以爲㠯聲說非也，字爲駿疾之義，而爲綫進之義，逡遁退止之義云。淵源以字爲於人加脚趾之形，與夋之聲義同，行夋夋之象也。又謂允與似之造字法相近，字信一義曰難，子爲難其子，如父故爲允信之義云。高氏字例二．二七八以爲乃點首允許之形，以允許爲字之初義。

字多見于卜文用為副詞之允信占繇之驗辭之語也羅釋中五葉四曰卜辭允字象人回顧形殆言行相顧之意歟金文中除班𣪘之允在顯用為副詞之例外尚有師詢𣪘之賜與中有夷允三百人之語字與卜文同形與其謂是反顧之形毋寧是將手後迴亦纍紲之象者也金文玁狁之字時有作加纍紲之形者其字又與執訊獲醜之訊之初形嗡字同構以此言之則師詢𣪘之夷允三百者蓋夷族之虜囚三百人之意也从而展信之義當是假借若以展信為假借義則佞之訓亦非反訓字或為嗡之初文蓋亦讀作訊之音也歟（說文新義卷八下一七五四—一七五五頁林潔明譯

趙誠曰　安即允，古文字从女从儿通。（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三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安（允）𢦏（哉）若言」）〈頁286〉

張政烺曰：「𢍉，讀為允。古文字中人旁在下部常變為卩，故此字仍當讀允。」《爾雅·釋詁》：「允，信也。」又：「允，誠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二一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於虖（嗚呼）𢍉（允）𢍉哉若言」〈文2286〉

〈文2286〉「𢍉（允）𢍉哉若言」〈文1967〉「盤盤允義」

兄 a

兄 斜卣〈2678〉

p

尊乳為貺：說文新附

保卣 誕貺六品〈 〉

王永 [illegible]

白川靜曰：兄，說文曰：長也，从儿从口，以會意解之。字于卜文

金文皆用為父兄之意，字形亦可从其本義解之……

兄字从口，口祝告之器也……兄字奉口而禱，或亦有从跪拜之

象者，祝字从其形，用為兄弟之字者，蓋因古代兄於異族中之

神事故也……長兄掌神事者，如周公之長子伯禽任大祝之職

亦可知也。禽有大祝禽鼎。楊氏述林五三頁曰：

疑兄當為祝之初文，其變為兄弟之兄，今雖不能質言其故，

竊疑尸祝本相連之事，古人祭祀以孫為王父尸，則祝贊之

職宜亦不當外求，兄任祝職，其始也。史記越世家有長子

曰家督，督與祝古音同，甲文多以兄為祝。

以兄祝為一字之說也然關於其字形則以為以口交神明者也兄之戰國期之字形中有字从先生之形者姑馮句鑃以樂賓客及我父兄子璋鐘用樂我父兄諸士皆用其字其所从者之部六下曰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兄字古蓋讀如皇音也吳大澂字說曰

書無逸曰無皇曰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皆作兄正義云王肅本皇作況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文十二年作而況乎我多有之伏生大傳皇于聽獄乎注皇猶況也

引經籍之例兄之繁文有皇之音故兄況皇同音通用金文韻讀亦以兄皇同韻

兄字之前出之手有作襃袖之形者金文其字用為貺此亦示事于神之意也因以謂神寵凡从兄之字多與神事有關兄字

从祝告之曰知乃掌一族之祭祀者也。說文新義卷八下一七五七頁又一七五八—一七五九頁林潔明譯

P白川靜曰：五侯祉兄六品句，陳氏以祉為虛詞之誕，以兄為貺，六品解作臣隸，引左傳之付與殷民六族之例。陳氏將令解為封建，故以此一六品為其時被分與之人民，兄則解為被動式。黃氏僅注兄為況，其意難知。郭氏訓兄為荒，以為亡滅之意也。

其說曰：

祉即語詞誕，猶遂也。兄讀為荒也。書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微子世家作亡殷國。六品即六國。依金文例，玉可言品，穆公鼎錫玉五品是也。氏族可言品，周公毁錫臣三品州人、𡨦人、庸人是也。土田亦可言品，作册史友鼎省北田四品是也。此則國亦可言品，祉兄六品者，遂亡六國也。六國即殷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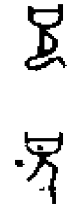
奄熊盈薄姑

五人国之稱作品固屬人所周知之事惟郭氏以兄為荒解作亡六品解作六國將殷與五侯國稱作六品然在討伐方國時無稱一國為一品之例以品稱人者正如周公毁中所見乃指使隸化之人名稱其族別而言之時之助數詞也郭氏之解不合于金文之用語例又殷與五侯合而解作六品亦有取巧之嫌謂滅東五侯之說不僅與征兄六品之金文語例不合如以兄為荒解作亡滅者尤屬極之牽強兄字作其之形其字見于令彝中方鼎中觶等皆為貺之意無因如郭說之滅亡之意之例若以兄為貺則此句應有主語陳氏以上文之王為主語連讀至此句然正因如此解釋而致下文之蔑曆于保之句不通若于陳說以外求其主語則舍五侯之外難求也接及之動詞

乃加于殷東國三字五侯則應是此句之主語金文並無稱五國為五侯之例五侯者與虎侯宜侯井侯楚侯獻侯匽侯甗侯九侯等相同謂領有五之地之侯也即為專有名詞所謂五之地則或為小臣謎殷中所見之五殷文曰

白懋父承王命易自率征自五齵貝

關于五齵貝易詳小臣謎殷之條徐仲舒氏以五齵貝為賜物郭氏以為乃三字國名也又陳夢家氏以五齵為地名而於賜貝之時有冠以所獲之地名或冠以其獲致之方法之例此一場合以五或五齵為地名之兩解均可成立兩者五皆包含在地名之內也若以銘文之五侯釋作五侯國為不適當則五侯者除解作領有五地之侯之外別無他解也（金文通釋第四輯一八二－一八四頁一一六保卣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兄  契文  金文  篆文

字形說文以爲乃从口从儿之會意字也而段玉裁亦僅說明之曰口之言無盡也故以儿口爲滋長之意此說不明字究爲何意也徐灝亦僅曰从人从口者生長之義也（段注箋）余亦不解此字之義至晚年方悟余以爲字乃从口（意符）儿（疘聲）聲符之形聲字也

字音唐韻作許榮切然金文之最後一字作䞹从㞷即往聲故知古音爲王之音也儿（疘）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即廣雅釋詁一王大也之大之意也

字義口即言之音與大之意相合則爲大言之意也說文有㖥字段玉裁曰小兒之大聲之意也其後失去口之義僅餘大之

義其後則為長兄之意（漢字之起源三四八—三四九頁林潔

明譯

唐蘭曰：「兄就是貺字，爾雅釋詁「貺，賜也」，釋文「貺本作況」，詩棠棣釋文「況本作兄」，詩彤弓「中心貺之」，國語魯語下「君以諸侯之故貺使臣以大禮」，儀禮燕禮「君貺寡君」，毛萇傳，韋昭和鄭玄的注都說是「賜也」（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八一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三，下冊矢令簋「公尹白（伯）丁父兄于戍」〈1377〉

〈2225〉「師橋酤兄」〈2314〉「令乍冊折兄貺望土于相侯」



a

先

壺文〈0947〉



中山王嚳鼎〈2287〉



胤嗣好蚉壺〈2288〉



秦公鐘〈2076〉

張政烺曰「先考，指死去的父親。嚳壺稱成考。」（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四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虞于先考成王」〈2287〉

張政烺曰「先王指王嚳，以下同。」（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三頁中山國胤嗣好蚉壺釋文）「先王之惠（德）」〈2288〉

朱德熙裘錫圭曰「先王指王嚳」（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胤嗣好蚉壺「隹（唯）先王」〈2288〉

李學勤曰「先儀禮大射儀注「猶前也」，上咸先誓意即違背過去立下的誓言」（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三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

女汝上卩先誓〈X341〉

〈X5〉「先虎臣伯庸」〈X52〉「先王既命女」〈X52〉「今余唯䌛先王命

」〈X98〉「克口臣先王」〈X98〉「余惟巠厥先祖考」〈X98〉「則謠惟乃

先祖考」〈X81〉「才在行之先」〈X286〉「以祀先王」〈X286〉「之其先王

之祭祀」〈X287〉「虞吾先考成王」〈X287〉「虞吾先禮祖趙桓王」〈X288〉

「昔者先王」〈X288〉「隹惟送朕先王」〈X288〉「鄉饗祀先王」〈X288〉「

隱善逸先王」〈X288〉「先王之惪德」〈X288〉「雨季祠先王」〈X288〉「以人

遐誦先王之工功剌烈」〈X290〉「巠經護擁先王」〈X290〉「角搖鑑調

先王宗寧」〈X289〉「叀惟余小子肇盡淑先王德」〈X289〉「夙夕尃由

先且祖剌烈德」〈X298〉「白伯亦克款由先且祖」〈X300〉「用辟先王

」〈X329〉「用辟先王」〈X334〉「白先父乍作𡚬蹲鼎」

<x341>「女汝上卭代先誓」<x067>「我先祖受天命」



白川靜曰見服之服陳氏以為是名詞即侯服之服也讀為侯服見于辟王其說如次：

見服與咸見服是一事謂在宗周見服于王見的主語是大史服是直接賓詞而王是間接賓詞公大史率諸侯使見于王故曰咸見服服是侯服酒誥稱諸侯為外服班毁王令毛白更虢城公服并侯毁割井侯服詩蕩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毛公鼎在乃服此器大史見服于王與顧命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之事相類小盂鼎記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明王各周廟賓其旅服東鄉所述亦諸侯分班見于王之事

此乃以器銘與顧命篇所言之新王即位之禮結合而解者也然顧命篇乃言即位繼立之大禮本與此器所言者不同余意金文中所見之服皆為服事或其服職之意並無用作外服內服之侯服之意之例以此銘文解作雙賓語者如徵引匽侯旨鼎銘有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之文例則亦屬無理之讀法若為率多服以入見于王之意則銘文無作見服于辟王之理服與事同義見服者見事之意也諸侯謁見之禮也陳氏因亦認為前說於文義不順故另述一解與見事同義而與下文辯于多正之句相關曰

正長也多正猶多方之大小多正大盂鼎之二三正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辯于多正應作一句讀謂公大史既見服于辟王又辯于多正

又此句可有別一解說以見服為一動詞組與辨並立謂公

大史自己見服于王辨于多正故曰咸若如此解則見服指

公大史自己之朝見辟王

見除上揭之匽侯旨鼎外如賢設公叔初見于衛賢从公命事

麥尊侯見于宗周亡述䚄鼎䚄見事𢓊彭宗周鐘東夷南夷具

見廿又六邦等皆謂謁見之事此器稱見事者事以使祭為本

義伺候于其廟之意也故麥尊銘有入寑之禮服亦謂見事也

詩大雅文王有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于

周服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詩中之服則言祼將之事

則是見服與見事同義皆含有宗教意義之禮也（金文通釋第

十輯五九一—五九三頁五八作册䰧卣林潔明譯）

古赤塚忠曰「見事為一成語，西周初期之金文匽侯旨鼎銘亦有

匽侯初見事于宗周

見應解為覲之意也，覲事即朝覲之事也」（殷金文考釋第二一

頁）卯鼎銘（5）林潔明謹按<5711>

陳世輝曰「見古通現，青讀作請」（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2）三

四頁牆盤銘文解說，「方䜌亡不規見青幽」<2309>）

周法高曰「見當解作朝見，青幽屬下句讀，陳世輝說非是」

<又2286>「則臣不忍見施也」<又2293>「見余」<又2304>「雁應侯見工遺王于周」<又2309>「楳白伯入右雁侯見工」<又2304>「馬四匹見工敢對揚天子休」<又2309>

「方䜌亡無不㚇見」(0309)「敚微史剌烈且祖迺乃來見武王」(0331)「敚史剌且來見武王」(0339)「見于王」(0340)「見南淮夷」(0362)「遂見戎」

1170A 觀

觀 中山王嚳壺 時(4086)

「明友之于壺而皆觀焉」

(4086)

「明友之于壺而皆時觀焉」

 中山王嚳壺〈2286〉

㝵 或从又从目  螸壺〈2288〉

胤嗣𡊄  鄂君啟節 舟節〈22〉

趙誠曰：㝵，即得。甲骨文得字从貝从又。《說文》古文訛變从見。古陶古鉢竟訛變从目。古鉢「㝵得」、「得志」均如此作（《古籀彙編》二下二十三頁）。《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九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中山壺「逹（使）㝵（得）𡌾（賢）在（材）良猹（佐）𧷤（賢）」〈2286〉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八頁），張政烺〈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三頁）皆釋「㝵」為「得」。

張政烺曰：㝵，即得，甲骨文金文皆象以手持貝之形，示有所得。戰國時，貝常簡化為目，下文賢、貫、債等字同。（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七頁中山國胤嗣𡊄螸壺釋文「戎（又）㝵（得）𧷤（賢）猹（佐）司馬貫（貫）」〈2289〉

參卷二8得字條

于省吾曰「㝵字作𢔶郭氏 殷(滌非)兩文都誤釋為見按㝵字从目乃貝字的訛省節文㝵字从𣪘貝上一貝字即省作目古鉨文古陶文和晚周繒書的得字作㝵者習見余義編鐘的得字也訛省从目張政烺齊陳㝵壺考以為陳㝵即陳得其說至確此節得字系符合之義不訓作得失之得考工記輪人牙得則無槷而固鄭注以為得謂倨句鑿內相應然則節文言得其金節與不得其金節系指金節的是否符應而言」(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四頁鄂君啟節考釋)<72> <73>

周法高曰「于省吾說是也商承祚亦誤釋為見中山王嚳壺及胤嗣𧊒蚉壺㝵字亦从目从又 古文字類編一七一頁古

文字字形表三四五頁見字下收鄂君舟節亦非△

〈0286〉「速使旻△得堅賢在才良猶佐貫以輔相乎厥身」〈0286〉「夫古

之聖王教務才在旻△得堅賢」〈0286〉「其即次旻△得民」〈0287〉「褒寡

人懼其忽然不可旻△得」〈0288〉「或又旻△得賢賢狂佐司馬賈」〈0288〉

「弗可復旻△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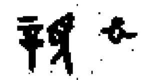
〈X2〉「旻△其金節則毋毋政征」〈X2〉「不旻△其金節則政征」〈X3〉「旻△

其金節則毋毋政征」〈X3〉「不旻△其金節則政征」

親 1172



親 克鐘 <00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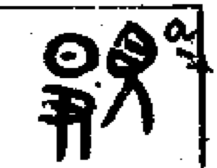


壺 <2150>

「含(今)盧(吾)老賈新親 譿孝 三鼎之家」<2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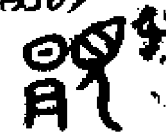
「奉親 櫬」<2541>

「王親」<2287>



覣 从日从尹从見 說文所無

史頌簋曰進天子覣命 〈1356〉



史頌 〈2658〉

唐蘭曰「覣字當从尹晛聲晛顯音同」(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粛祇覣顯穆(王)」〈2309〉

裘錫圭曰「祇覣祇古訓敬覣字金文屢見不能確識用法與顯字相近」(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七頁史墻盤銘解釋)「粛祇覣穆(王)」〈2309〉

徐中舒曰「覣从見日會意為形又从尹聲當讀為耿尹耿古真韵字故得相通金文史頌簋曰「進天子覣命」即尚書立政「丕釐

上帝之耿命」，虢季子白盤「白父孔覭有光」，即尚書立政「以覲文王之耿光」。兩相對照，覭之為耿益為顯然。西周金文耿皆作覭，毛公鼎乃有耿字。毛公鼎為西周晚期銅器，覭，明也，祇覭即神明之意」（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二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甬覭穆王」）（卅）

戴家祥曰：「第二字說文所無，但金文屢見，如瘋鐘「戌組，義文神無疆覭福」，史頌毁「日遷天子覭命」，遣毁「敢對天子覭揚」，大克鼎「天子明哲，覭孝于申」，虢季子白盤「丕顯又光」等等。吳式芬釋耿（攈古錄三之一．五六頁），孫詒讓釋顯（古籀拾遺．中二二頁），按玉篇五二頁「古倫切，集韻俱倫切，訓大視也」，竊疑覭當釋覲。說文顥「外博眾多視也。从見員聲，讀若運」。廣韻、集韻覭、覲同字。左傳

文公元年春秋經「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史記楚世家頵作惲。古音軍、君、員三字同部，故聲符變易，亦可以从員或从軍。䪱義近懸，徐同柏遷釋爲縣（從古堂款識學卷六四〇頁），非是（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九頁墻盤銘文通釋，祗䪱與穆王）〈又317〉

李學勤曰：也當䪱字作顧，䪱雖非顯字，意義也應相近（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二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䖍䪱穆王）〈又319〉

〈又307〉「胄（誕）䪱（顯）穆王」〈2332〉「其萬年子角義文神無疆䪱（福）」

覓　說文所無說文古本考補

班段〈大6〉「班非敢覓」

曶鼎〈2679〉「曶覓匡卅秭」

白川靜曰班非敢覓為難解之語也大系曰
覓即脈若覛字漢書揚雄傳脈隆周之大寧注云脈即覓字
爾雅釋詁艾歷覛胥相也釋文覛本作脈此覓謂希冀也
訓作班非敢希冀而文義仍難疏通文錄以覓為誤而釋作抑
此字从爪从見見亦人也讀覓非是國語我非敢勤唯恭奉
弊用供王與此語意正同此皆忠臣懿士老成惆惕之忱設
言之委曲如此
而釋此句為非敢抑其成功然此亦不得文義文選中曰
覓謂有所求取曶鼎曶覓匡卅秭覓亦謂取也
然此一情形究為求取何物則不明此句因乃說明下文之作

器之事之語故應以其意解之也」

覓之字形與盂鼎之覓相同釋文以覓脈一字而不能以相視之義解本文在金文中非敢毋敢之形式用如卯段今余非敢夢（忘）縣改段毋敢望（忘）白休或如大盂鼎之無敢醻師毀段之毋敢不善然此銘因上承領讚皇公之語故必是含有懷刑之意者也覓莫狄切然恐與夢望相同蓋用爲忘之假借字也與上文之承接上讀作班非敢忘乃易於通解者也」（金文通釋第十五輯五八頁七九孟段下附班段林潔明譯）

郭鼎堂曰「班非敢覓，隹作卲考爽益曰大政者，覓即脈若覛字，漢書楊雄傳脈隆周之大寧注云，脈即覓字，爾雅釋詁，艾歷覛胥相也，釋文覛本作脈，此覓謂希冀也。」（兩攷二十二頁至二十三頁

班段〈大6〉

周法高曰：(0679)「習鼎云「習覓匡卅秭」班毁云「班非敢覓」說文詁林第六八二九頁後編引說文古本考補「覓」字。按說文卷十一下𠂢部「覛，衺視也，从𠂢从見。覛籀文。」莫狄切。段注「俗有尋覓字，此篆之譌體。」按西周金文中已有覓字，段說非。」

觀

中山王嚳鼎〈2287〉

趙誠曰「額即《說文》叡字，聖哲通明之義。」（古文字研究第二五四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昔者郾（燕）君子徻額（叡）弇夫語（悟）」〈2287〉

張政烺曰「觀，从見，睿聲，古書皆以叡為之。《說文》「叡，深明也。」《廣雅·釋詁》「叡，智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三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昔者郾燕君子徻觀叡弇夫語（悟）」〈2287〉

〈2287〉「郾燕君子徻觀叡弇夫語悟」

覯 說文所無

僩匜〈2341〉

唐蘭曰：「趞格嗇覯儥」，僩覯當即覿字，見面。做這個匜的僩的職位是師，師是帶兵的地方官，兼管嗇（穡），所以牧牛到嗇去覿見他。（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第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僩匜〈2341〉）

李學勤曰：「尃趞嗇覯儥（訓）是五個人名，即下面所說的五夫，或讀趞為格，讀覯為睦，以此兩字為動詞，則無法解釋尃嗇兩字。五人中訓係器主，在銘文中應表示自謙，故殿于四人之後。（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二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尃趞嗇覯儥（訓）」）

盛張曰：「覯」銘文原作覯，按說文睦古文作𥈠，从目先聲，先籀文作兟，从三先，从見與从目同意，故定為睦字，睦𥈠即與僩和好。

『與睦鄰同意』（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四四頁岐山新出𠭯匜若

于間題探索）〈[illegible]〉

周法高曰「說文卷八下見部大徐新附「覿，見也，从見賣聲，徒歷切」卷六下貝部「賣，衒也，从貝𡂐聲，𡂐古文睦，讀若育，余六切。」

〈[illegible]3417〉

「尃趙 各 𠷎 覿睦 僨 僕 寅 周 赤 兹 玉 夫」

⿰貝枼

⿰貝枼 說文所無 鄂君啟節「舟節」內「入湘，庚⿰貝枼」(927)

郭鼎堂曰「⿰貝枼殆今之城陵磯」（文史論集第三三七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

商承祚曰「庚⿰貝枼，庚鄉易（陽）」（譚其驤曰「⿰貝枼當在湖水之濱，疑即水經湘水注中的錫口戍，在今湖南湘陰縣南」（文物精華第三集第五四頁鄂君啟節考）



⿰氏見 珂尊 <2094>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一七一頁列此字於⿰氏見字下，按說文卷八下見部「⿰氏見，病人視也，从見氏聲，讀若迷，莫兮切」又云「視，瞻也，从見示。眎，古文視。眡，亦古文視，神至切。」段注「此氏聲，與目部眡氏聲迥別。氏聲古音在十五部，氏聲古在十六部，自唐宋至今多亂之。」眡見周禮，說文卷四上目部「眡，視皃也，从目氏聲，承旨切。」珂尊⿰氏見字，當即眡字，非⿰氏見字也。今姑附於見部之末」

<1294>

「⿰氏見于公氏」

吹
吹 吹方彝〈0421〉
吹
〈2823〉
叔趞父卣〈2293〉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〇頁吹字下收叔趞父卣，今據補

〈2293〉「𢆶小彝妹吹」

次

婁次盧　史次

于省吾曰：周器史次鼎次字作[glyph]，金文編誤釋為次。按晚周器王子婁次盧次字作[glyph]，石鼓文𣏌从次作[glyph]，漢印𣏌字習見，均从二从欠，與說文合。甲骨文無次字，以帀或師為之（詳釋帀師）。（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三八二—三八三頁釋次盜）

參附錄下[glyph]字條于省吾說

⿰足欠 說文所無

⿰足欠 兆域圖〈2289〉

朱德熙、裘錫圭曰「此字从欠足聲，銘文中當讀為『足』。兆域圖銘文除此字外，還有『坡』、『提』、『跌』等字，也是把聲旁寫在左邊的。侯馬盟書亦有『⿰足欠』字，用為人名，不知是否也从欠足聲（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二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9〉七

徐中舒、伍仕謙曰「內宮垣之內，又有一道圍牆，轉為羔歇，其形如凸線，上注明『羔歇』者共八處。羔，女使也。易說卦兌為羊，虞氏說卦傳兌為羊作為羔，云『女使也』。妾與羔皆取位賤。鄭本作陽，讀為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歇，无壁之屋，春秋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杜注『无室曰榭』，謂屋歇前置疏『歇前者无壁也，如今廳是也』。羔歇為女使所居无壁之屋，這

些屋都是圍繞著五室之永巷箱房其中所居女使，皆給使五室之女奴。據此知中山王宮使用之人皆為女奴可能也包括宦官寺人在內。內宮垣與羔歇之間注明「並(從)羔歇以至內宮六步」分列於東西兩側各二處，北面及南面各兩處，共六處。其北面兩角向內宮凸入處各注明「並(從)羔歇至內宮廿四步(步」「王命胄為衛」的禁令，就鑄在北面羔歇與王堂之間。大概這里就是禁令懸掛的所在，這個搜身的禁令，就是為這些女使及宦侍頒發的。(中國史研究九七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2287)

周法高曰「此字徐中舒伍仕謙釋歇，今姑從朱德熙裘錫圭釋歇，未知是否」

足〈0089〉「丘踐足」〈0089〉「从丘踐足邑以至内宮六步」〈0089〉「从丘踐。

至内宮廿三四步」



歙 不从欠

伯作姬飲壺 酓字重見 <3775>



中山王 礜壺 <2286>

<X176>「左角[亻酉]△廿四」<X177>「右角[亻酉]△十七」<X178>「三家口右角[亻酉]△」

<X179>「右角[亻酉]△十五」<X180>「右角[亻酉]△」<X181>「左角[亻酉]△八」<X182>「左角[亻酉]△廿八」

<X183>「右角[亻酉]△廿一」

<0286>「氏庚以游乡飲△飤飼」

<X151>「令命女汝官嗣司歙△飲獻人于冕」

盜

1182A

盜 秦公鐘乙 (2076)

周法高曰「說文卷八下㳄部「盜，私利物也。从㳄，㳄欲皿者。」段注改作「从㳄皿。㳄，欲也。欲皿為盜。」說文句讀改作「从㳄。㳄，欲也。欲皿為盜」。盧連成、楊滿倉隸定作盜，讀為討，今從。古文字類編三一六頁糕為盜，亦可讀為討。古文字字形表三四九頁㳄義下引秦公鎛，未知有何解釋，疑挩盜字篆文」

盧連成、楊滿倉曰「盜應為討字，百緐具即其㬰，是立有下少武功的。……我們說銘文中的秦公應指秦武公」(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十一期三頁陝西寶雞縣太公廟村發現秦公鐘、秦公鎛)(2074)



衛盉 𣄨

<又336>



衛鼎甲

<又337>

周法高曰「說文卷八下旡部「𣄨、事有不善言𣄨也。爾雅、𣄨薄也。从旡京聲。」力讓切。古文字字形表三四九頁𣄨字下收衛盉及五祀衛鼎，今據補。」

<又336>「𣄨白（伯）」

<又337>「𣄨白（伯）」

𣢐　說文所無

𣢐尊〈又294〉　𣢐　𣢐簋

唐蘭曰『𣢐當是歌的異體。廣雅釋詁二說，歌，息也』(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三頁𣢐尊銘文解釋「𣢐易錫貝卅朋」)〈又294〉

周法高曰『按說文解字卷八下旡部「旡，歓食气屰不得息曰旡。从反欠。𣢀古文旡」，居未切。林義光文源「旡，說文云，旡，歓食气屰不得息曰旡。从反欠。按古作旡(曾伯霥𠤳作旡字偏旁)旡(召伯虎敦既字偏旁)」唐蘭謂𣢐當是歌的異體，可從。古文字類編一三頁古文字字形表三一三頁何字下收何尊字形，表又收何簋，今據補』

馬承源曰『作器人宗小子名何，作者說文何儋也，徐鉉以為儋何即負何，這個字象人有所負何的形狀，就是何字。何的父考

公氏就是被祭的圍公曾跟隨文王是王室宗族成王說他有勛勞于天應該參加過克商的戰爭

豐鎬銘文的大意是成王開始在成周營造都城對武王舉行豐福之祭四月丙戌這一天成王在京宫大室中對宗小子進行訓誡內容講到宗小子的先父公氏歸隨于文王文王受到了上天所授予的統治天下的大命武王在消滅大邑商也就是滅商以後則告祭于天說我要以此地天下四方的中心作為都城就以這個地方來統治人民吧成王還對宗小子說你這個青年人應該看到你的父考公氏有勛勞于上天要很敬重地祭祀啊(䛧命的含義不詳)王有恭順的德性能夠順應上天(谷假為裕裕有敬重順从的意思通欲禮記祭義其薦之也敬以欲注婉順貌)真是教育了我這個遲鈍的人成王的告誡結束後何被賜予三十串貝何因而造了這個

祭祀園公的尊時在成王第五個祭祀年這個尊的銘文除了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外還提供了一些意識形態的材料銘文中反映了文武成三代都是竭力吹噓把宣揚天命論文王的受茲大命即是天所授予的大命武王作洛邑時曾廷告于天還有成王的恭德裕天等等這種天命論是奴隸主貴族的精神支柱提倡天命論也就是提倡神權周王既然自命為天子那末宣揚天命和神權的目的完全是為鞏固他們的政權服務（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五又九三頁何尊銘文初釋）（2294）

（2293）夙可 易 錫 貝卅朋

内部交流
S73/18　(中1-10/14-4)
金文诂林补　第四册
(第7、8卷)
BG 000640